

英宗大王實錄

卷之四十一

自丙辰正月初一日  
至丙辰六月二十八日

0230149

na31



230149

昭和7.10.10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典藏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



丙辰

英宗至行純德英謨毅烈章義弘倫光仁敦禧體天建極聖功神化大成廣運  
開泰基永堯明舜哲乾健坤寧翼文宣武熙敬顯孝大王實錄卷之四十一

十二年

清乾隆元年

正月朔丙申下諭勸農于八道兩都且戒苛刻姑息之政○上

親臨仁政殿受百官賀左議政金在魯右議政宋寅明判府事徐命均領敦寧  
魚有龜茅合辭請早建儲奉朝賀閔鎮遠曰在昔 顯廟時 肅廟誕生故相

臣許穆上疏有國本未定之說大臣鄭太和以為 元子誕生之日即國本已  
定之日何可謂未定時以為格論過六七年始行冊禮蓋出惜福之意肆 肅

廟享國五十載致太平之治且考諸禮不能言食之時何可行禮請依 顯廟  
故事徐行焉 上從衆議 教曰以元子為世子以三月卜日行禮○以金興

慶為世子師金在魯為傅鄭齊斗為貳師尹淳李真望趙顯命俞拓基為賓客  
沈鎔為貧善趙漢緯為輔德申晚為兼輔德南泰溫為弼善金尚翼為兼弼善

俞健基為文學李周鎮為兼文學洪重一為司書沈星鎮為兼司書鄭俊一為  
說書李成中為兼說書崔錫文為諮議尹淳為大提學洪應恒李匡會為洗馬

金致萬南有容為侍直閔昌洙元景夏為副率趙龜命權養性為翊衛閔翼洙  
鄭厚一為司禦李廷燮趙鳴國為翊贊金慎行尹懋教為衛率侍講院翊衛司

丙辰

丙辰

丙辰

丙辰

丙辰



新授諸負留門入直○丁酉命諸承旨持大典入侍令修明六典又令備局採  
便民之政以聞○己亥命議世子名從心傍字於是大臣卿宰會賓廳議擬三  
望以進上下點于首擬愼字○上御儲承殿置世子於側召見右議政宋寅  
明曰左相是世子傳禮節有拘故獨召卿耳寅明曰德容夙成實東方無疆之  
福矣上曰予嘗笑宋太宗少年天子之說矣寅明曰今者宮僚皆擇人而諮  
議未望趙震彬以故相泰億之子聞方向學飭躬而既非前銜與生進又無薦  
剡有違政格吏曹叅判趙遠命重推宜改諮議望矣上可之遠命又疏辨改  
望之過○以金聖應為御營大將○庚子上御召對侍讀官李周鎮曰陳奏  
使不受咨而先領賞至被驅出辱命大矣宜罷職上可之○辛丑上行召  
對○癸卯上謁太廟及永寧殿○賜柑太學兼行人日製進士黃異生  
負李永祿命直赴殿試○乙巳引見大臣備堂右議政宋寅明曰國有大慶  
請依焚券事蠲年久公私債以慰窮民上從之史臣曰夫京外公債多在富  
商猾譯而任事者拘牽顧藉大臣從以請蠲其說則美而其事則異於馮驩矣  
寅明又言庚戌罪人沈游義朴萬普筵臣屢稱其寃方當大慶如蒙伸雪則恩  
及白骨矣命判金吾考案以奏○減今年京畿大同收米以比使連到從金在



魯言也○賜卿宰年老與有親者食物以同敦寧洪受濂年九十五前監司李箕翊年八十三命加資因大臣言也○丙午行朝參○以金龍慶為開城留守尹宅昂為統制使○庚戌上引見大臣備堂左議政金在魯言安陰以希亮起兵處故命革邑而此是名儒所居之鄉且為湖嶺關阨不可無守宰蓋革邑之弊故相臣南九萬言之詳矣始限十年中減五年而安陰今已九年矣結城亦同宜并復設上從之○以申昉為吏曹參判朴師正為吏曹參議○以鄭錫五為承旨趙泰彥李光運為掌令李命坤為持平韓翼蒼金光世為正言李周鎮為修撰俞健基為副修撰鄭亨復為副校理鄭羽良為黃海道觀察使○癸丑以權禔為大司諫趙倬為掌令沈星鎮為修撰○甲寅兼輔德尹汲上疏追申銓郎時事曰夫堂上以上郎官固不得通清故臣亦無干預注擬之際有不合意則隨望即枳自是政規雖本曹堂上之望先輩有持筆不書者至於一政五通古無是例蓋銓郎通擬有前望則不得新通亦不出一二人至有二望擬入之時其政例之嚴有如是者且曾經郎官無故在京則新通之時問議例也而前郎官申晚在京時長席欲專通竟為政吏所格及晚北出之後始乃通之彼乃曰必欲平彼此物情則不得不多數而對舉之夫不問人器之如何



徒欲彼此之均平名塗極選雙舉互對要使每人而悅之是果所謂平物情之道乎 上例批○平安監司申思詰辭朝 上召見之且諭曰朴師誅過於邊禁及致騷擾邊民莫曰化外而忽之他日安知不為我前驅乎卿宜以寬鎮之○丙辰命輔德趙漢緯翊贊趙龜命書進世子宫屏風二抄寫文王世子等編○以趙明澤為副應教吳彥曾為校理朴弼榦為正言李昌誼為說書○丁巳上引見大臣備堂時清主新即位我國當遣使進賀而雍正及太后尊謚亦當并賀議者言 景廟嗣服後 端懿王后追冊及 宣懿王后冊禮并付於奏請使禮部以謂吉凶不宜并請使臣言我國則未嘗拘此始乃準請彼於我國事猶然况其國乎左議政金在魯請以兩尊謚進賀追付於冬至使 上可之時清國送咨令我國例贈勅使者并減半大臣請元禮單從彼咨減半別贈密贈皆如前○先是故忠臣宋象賢鄭撥各建祠於東萊府城內外而序次顛倒始命合享一祠其配食之金希壽文德謙等五人亦各贈職錄其後孫從大臣言也○左議政金在魯以春寒之猶峭請寢社稷春享親行之命 上曰前年因卿等請雖命攝予則齋沐不寐一如躬行時尚今缺然顧今日氣漸溫不必為慮在魯又言慶尚監司閔應洙請築大丘城其地形雖難守城不可無藩籬



之阻趙顯命亦嘗言其當築上可之○時有高有漢者夜登南別營南樓自稱胡皇孫多妖誕語為捕校所執上以其狂易刑配絕島○掌令趙泰彥上疏言明彥父子之凶謀逆節狼藉賊招而李錫杓之請覈贈衣意欲清脫至若論劾朝紳專事籠罩歲頭說去莫的所指惜乎首揆以私論其科名坐招駭機且其被斥諸人如非異已則必是已黨中持論稍緩者况其疏又出別本添入原本所無之事人人疑顧殿下過加褒獎比之唐介臣竊惑焉李宗城之地望何如眷顧何如宜其感激恩數殫竭圖報而行事率多縱恣處心無非黨論閔亨洙以休戚之義固當痛陳無隱而乃於辭疏攙入為說臣未知其得當也宗城於亨洙疏批未下之前投疏罵詈侵辱其親而向一臺臣反對大臣之廷奏費力營護臣誠痛惋上例批○正言朴弼榦上疏略曰外戚之家雖是母后之本宗視諸君上陞級隔絕顧今之世獨不敢下得金張二字至以此罪人而設禁其為戚里地則至矣獨不念累聖化而摧直氣乎臣於大臣實蒙拔擢之恩本無疵議之念斷斷愚忠只欲納吾君於無過之地上不賜批左議政金在魯又陳劄對下上諭以無足掛齒弼榦登第時在魯為考官故謂蒙拔擢之恩人皆駭笑○上行夜對講訖宣醞上曰趙泰彥朴弼榦之互相扶抑



俱極不是而弼翰則混圖為說泰彥之論皆無着落矣○己未清使散秩大臣奉義公噶爾散頭等侍衛班長薩來領雍正謚上出迎于慕華館先還仁政殿受詔行禮接見兩使饋茶如例○以金取魯為判義禁尹得徵為正言尹得敬為副修撰李聖龍為黃海道觀察使朴璜為慶尚道左水使○庚申以權停禮頒教如例○上詣館所接見兩使○吏曹參判申昉卒昉故相臣申琬孫也其父聖夏叅壬寅盟祭頗為儕流所疵昉以文字自好歷踐顯塗至是卒○辛酉京畿幼學李蘊等上疏申請兩先正宋時烈宋浚吉從享不納○壬戌大臣率卿宰合辭啓于大王大妃殿請行進宴禮慈殿以謔書下答難從之意自是賓廳日再啓終不許上引見賓廳大臣下諭慈旨曰仁宣王后當顯廟朝一不受宴莊烈王后歷孝顯兩朝亦不受宴吾於戊申不得已受之然每聞進宴二字一倍悲愴為教決無回聽之望矣史臣曰東朝稱觴固聖孝之不可已者然聖上三朝之際積誠開達能得允許則大臣有司只當備禮奉行而已會議賓廳直啓慈殿不但事無前例豈不有傷義分乎為大臣者不能直道事君惟以承順迎合為意猝初無前之事以啓日後之弊可勝歎哉○左議政金在魯言遠接使宋真明不堪再往命於亞卿中



加階差遣在魯茅薦李箕鎮 上以箕鎮辭疏有不可隨時俯仰之說其人執  
滯不可擢用也 命擢李瑜秩曰是勤於國事○癸亥以李瑜為遠接使尹汲  
為問禮官李真望為伴送使 上問真望老病欲遣金取魯宋真明言其有老  
母 上不得已從之蓋宋真明右相之從兄也金取魯左相之從弟也互陳其  
私強避王事乃遣老病投閒之人物情不平○以權赫為副應教朴弼載為校  
理金尚翼為應教俞健基為副校理○宗室密昌君檝等疏請反復開陳期回  
慈聽 上優批之○右議政宋寅明言趙景壽因李錫杓疏盡室下鄉矣 上  
曰錫杓疏中無所言矣金在魯曰聞於初本有之然既非登徹之本則被論者  
不當為嫌請推考促來 上可之○甲子以鄭錫五為大司憲李瀾為慶尚右  
兵使○二月朔乙丑禮曹啓稟各 陵春展謁 命以今月十二日謁 光陵  
而深軫民弊特停鄉軍扈衛道路亦從略修治○丙寅 上送勅于慕華館入  
幄次引見館伴諸臣以禁喧不嚴拿入兵曹佐郎鄭權○戊辰黃海監司李聖  
龍辭陛 上引見勉諭之聖龍請量田 上可之○上引見大臣備堂平安監  
司啓言江界府馬馬海堡鎮卒欲減麥稅乘夜放砲恐喝權管左議政金在魯  
請首倡兩人為示隨從者島配 上從之○修撰李周鎮上疏言數月之中勅



行四至畿內民力竭請寢 陵幸 不從○吏曹判書趙顯命自西藩遞到城外陳疏歸鄉 上以有面飭事令即入城○以尹淳為判義禁鄭亨復為正言李春濟為承旨李玠為黃海水使洪元益為慶尚左道兵使元益於戊申亂起復為北道按撫使軍官啗肉挾妓無異平人及亂定流連不即還以此得罪名教連擬州閩俱見積至是擢兵閩物議駭之○詔議崔錫文上疏辭職 不許○庚午賓廳每日再啓于 慈殿至是下 答以表喜之道豈在進宴雖以五旬為請每聞之愴懷愈新安子心豈不愈於進宴乎既而 上召見賓廳大臣教曰 慈殿俾予親諭不可不將順矣諸臣承命而退○以李日躋為水原府使○壬申禮曹叅判李箕鎮上疏言自京抵 光陵之路有新峴者乃 六陵來脉舊鋪磚石今皆斷傷宜令修補 上遣宣傳官審視以來○黃海道幼學李正彙等上疏請先正臣宋時烈宋浚吉從享 不納○以金始燭趙遠命李榕為承旨李周鎮為副校理○癸酉吏曹判書趙顯命上疏略曰臣自朴奎文凶言之後憂畏成病忍為決退之計矣人臣進退務須明白謹嚴不容苟且臣初既告退而猶且逢回者誠為苟簡惟有退守丘壑沒齒無悔而已 命還給○甲戌 上引見大臣備堂右議政宋寅明言 陵幸後例當犒士用牛至數



百頭方當發生之時不可多屠殺請以乾物給命軍門考例行之左議政金在魯言丙辰萬科武及第年甲重回請依故判書李光迪故事賜花以榮之上從之且命賜米肉尊酒時刑官以閭家奪入犯禁事面奏辭說紛然禮曹判書金東弼曰為治之道貴持大體大體既得萬目自張矣臣於先朝屢以堂后入侍次對奏語非君德與時政即關防大計生民宿弊上下論說無非實事今則以一有司微細之事至煩筵稟無補於國而徒損事體耳上以為然○以趙遠命為大司憲朴琰為獻納金相紳李光躋為正言宋徵啓為副修撰尹得和為全光道觀察使○乙亥以蔡膺福為獻納南泰良李台徵為正言○丙子上幸先陵至晝停所特召兵曹正郎李德重命廉察行幸時守令擾民之事○上詣陵行禮遣官致祭于仁嬪及龍城大君墓遣中官致祭寧嬪墓○丁丑上還至免院晝停所引見京畿監司李真淳楊州牧使俞彥通及御史李德重且召路傍父老慰諭○駕到石串峴招兵房承旨韓師得遣宣傳官傳令御營大將金聖應以玄武陣結陣於沙河里以待駕至迎接旗鼓上至沙河里登將壇訓練大將魚有龜御營大將金聖應以甲冑參見上出暗令使禁軍一哨追擊御營陣承旨韓師得宣傳官李泓誤傳命禁軍七番一



時盡出 上駭之命罷師得職棍治泓○戊寅 上引見大臣備堂京畿御史  
李喆輔同入守令之慢法者論罪有差喆輔言良役之弊民方倒懸宜亟行戶  
布之法且言 聖心漸懈於初政絲綸多欠於實效 上嘉納○減京畿春大  
同結一斗楊州二斗以連當勅行且經 陵幸也○已卯以權牒為大司憲徐  
宗玉為大司諫金尚奎為承旨閔珽為司諫金廷潤為獻納俞景基為持平朴  
弼載金聖鐸為正言金尚翼為副應教俞健基為校理李周鎮為修撰尹游為  
戶曹判書○先是罷戶曹判書李廷濟京畿監司李真淳以果川稅大同許留  
本邑也後因右議政宋寅明陳劄寢真淳罷職○罷刑曹判書宋真明職先是  
真明言貴人房看山及 陵幸時問安中使絡繹於道畿驛幾不可支始 命  
重推及傳旨入啓以奏語之添改切責而罪之左相金在魯劄陳罰太重寢之  
○登極進賀正使咸平君泓副使鄭錫五書狀官任珽辭朝 上引見送之○  
行召對○庚辰以申晚為副應教鄭亨復為副修撰○行召對○辛巳行召對  
○壬午 上行常叅先是春坊官之始差也吏曹叅判趙遠命與銓郎李周鎮  
相議新通叅下望左議政金在魯以亞銓不可獨主新通盛詆於閣門外遠命  
陳疏自辨見通諸人舉皆引義不出至是在魯言于 上請令勿嫌時 長陵



陵卒有訐告寢郎於禮曹及備局不售又訴於御史御史李喆輔陳其侵漁鄙  
瑣狀 上曰因卒隸之訴拿問官長有關後弊置之○江春監司韓顯謩平安  
兵使鄭壽松辭朝 引見勉諭○司諫閔珽上疏言臣於頃年忝居是職受由  
過限上來引避副提學李宗城處置駁遞謂以工於規避昨年塞邑之赴又遭  
審理御史李宗白之劾遞臣得罪當路連被宗白同堂兄弟迭相拳踢末又請  
北路守宰間差以文臣北商招引南奴婢之弊跟捕照法 答曰湊合徃事反  
斥逞憾此等之習予所不取附陳事令廟堂稟處○甲申 上引見大臣備堂  
判義禁尹淳曰海恩君燻奪入間家當罪律無可據請 上裁命以徒三年定  
配著為令○命 廟陵殿及凡親祭時 上出入在位百官勿回班鞠躬以壓  
尊也○以金若魯為承旨權赫為司諫鄭弘濟為正言金尚翼李周鎮為副校  
理尹淳為左叅資金取魯為工曹判書○全光道生負朴重舉等上疏申請先  
正臣宋時烈宋浚吉從享 不許○以金興慶為 王世子冊禮正使金東弼  
為副使○行召對○丙戌 上行晝講時掌令趙侏趙泰彥引避退待過三十  
日不處置是日侍讀官吳彥胄檢討官李周鎮亦皆強避 上責彥胄令處置  
彥胄劄請出佻而遞泰彥○刑曹叅議李滄上疏略曰臣之被人拳踢專由於



斥李錫杓以如簧之舌亦及乘輿八字也錫杓之疏滿紙張皇縱橫闔關驟  
看雖近言事排布實藏機括而精神所注都在於救夏宅一着故臣果覩破情  
狀而下語之際結之曰云云况原本草本添刪變幻醜拙畢露排陷薦引一任  
愛惡終可以一直字掩之耶且其疏既以田舍翁等說獎詡李宗城而宗城至  
以汲黯朱雲比倫貧美臣竊駭之上例答之○先是湖儒疏有言泮人設棚  
於聖廟近地而齋儒往觀云至是左議政金在魯請罪齋儒館官拿處堂上  
推考並從之○丁亥上行召對待讀官李周鎮言趙顯命謂以勲臣辭清  
華自古勲戚之為銓官者多矣顯命至於待命州獄重損事體後從大臣奏  
罷職不叙○戊子上行召對叅贊官金若魯進曰自癸丑冬大誥甲寅冬飭  
勵後臣民日望至治且於李宗城疏批有大鵬之諭矣一年二年迄無成效臣  
實痛惜上曰予聞大誥等說心常愧矣承旨嘗書李宗城疏批故每對之赧  
然予豈以今日之治為已足也只緣治不復志自然有退縮之心耳然大鵬之  
諭實是予心豈徒為觀美於絲綸以欺廷臣乎○己丑以朴樞為執義趙明澤  
為司諫洪得厚為掌令宋徵啓為持平尹陽來為判尹李瑜為左叅贊金有慶  
為戶曹叅判金尚奎為大司成○掌令趙佺上疏言朴弼翰之疏語意絕悖夫



金張二字出處何如旨意何如李宗城敢擬於不敢擬之地今日臣子苟有毋  
事明陵之心當嚴斥之不暇今弼翰敢以直氣二字極口獎誦其於不齒路  
馬之義果何如哉宜施削黜之罰李錫杓之疏留中不下未幾自李喆輔家出  
一本轉相謄傳外托匡格內濟傾軋被斥之人非異已則皆自中緩論精神所  
注專在營救夏宅登徹之外又有別本之流傳滿庭臣僚互相推諉辭說紛紜  
臣謂亟下其疏昭示中外以破疑惑春坊叅下係是極選次官之不得通清格  
例甚嚴大臣陳稟實重其選承旨洪景輔傍伺大臣之退出游辭面諛情態可  
惡宜施罷職之罰疏入先命遞佞職既而下諭責之曰趙佞疏金張等說  
朴弼翰處分業已下教為人臣者何敢更提而不齒路馬之說比喻太涉駭悖  
承宣所達無他意則傍伺面諛等說極為巧惜其甘心扶抑排軋所惡無人臣  
禮削職○行晝講○上行夕講叅贊官金若魯言趙佞削黜之過中知事趙尚  
綱亦言之上曰李錫杓閔亨洙李宗城等處分予頗蘊藉朴弼翰果恠異而  
既處分則趙佞何敢更提此事必欲驅之極罪而反不覺其侵逼於不敢言之  
地設鞫嚴問亦無不可承旨何敢救之命推若魯旋又下諭曰金若魯自侍  
從知其為人意其不背公黨私也今者趙佞疏可謂無人臣禮乃敢挺身護之



若魯遞差○庚寅 上引見大臣備堂左議政金在魯右議政宋寅明等言趙  
佺之反詈李宗白有關風化不可不嚴懲 上命罷職不叙在魯等又言趙佺  
䟽語無嚴而絲綸亦有過當處 上曰儲官冊建豈面諛之地乎不能傳啓之  
佺何能辨此必有指囑者予之罪佺即聖人防微杜漸之意而今聞卿等言傳  
教句語有不免示人不廣當刪下也在魯請閔亨洙李宗城趙明翼徐命珩金  
尚迪並叙用 從之又請叙吳瑗 不許時有 陵幸時七邑治道造橋民春  
大同減斗之 命楊州牧使俞彥通謂減稅之惠無益於小民之無田者不如  
計其赴役之名移給當減之米道臣以聞 上從之○上行晝講講公劉章  
下別諭于八路勸課農政○以李瑜為吏曹判書徐宗伋為大司成尹容為承  
旨尹心衡為副應教趙尚綱為同知成均安慶運為掌令○行夕講○辛卯  
上親試宗臣講經于宣政殿洛川君縕等九人以能通並加資○領議政金興  
慶在鄉屢陳懇乞免至是又上䟽 上以手書賜批遣承旨傳諭有曰予之若  
是勤懇者恐中讒者之計也今國有大禮身兼傳命而期日已近特為勉許其  
即登途○以金興慶為判中樞府事金取魯為守禦使申思永為承旨李瑜為  
同知經筵金東弼為同知成均閔亨洙為副修撰○壬辰申時虹見夜流星出



天市東垣內入東方狀如拳尾長二三尺色赤○上行晝講掌令安慶運申前  
啓 不允○癸巳開城留守金龍慶辭朝 引見送之○以尹汲為司諫俞景  
基為校理權懌為弼善李周鎮為兼司書李昌誼為說書○命召奉朝賀李光  
佐光佐請教養 東宮以致文王之無憂方當春秋之晚暮尤以宴安委靡為  
戒益淬勵奮發振起國勢焉 上傾聽開納以紀綱之不振黨習之不祛為憂  
光佐引大學知本章言 聖上學問益明力量愈進則無情者不得盡其辭舉  
措得宜建其有極則陷溺者當感化矣 上嘉納之又問治道光佐言舊法不  
可猝變幸勿汲汲於變更擇人委任俾有實效焉仍問近日大錢之議何如對  
曰此亦不可遽行 上以為然○上行夜對訖宣醞 上以參贊官尹容之父  
故判書趾仁清白過人稱獎不已仍歎容為人可用而拘世道不能用蓋容之  
從兄憲曾出戍申逆招為世所枳故有此教是夜 下御題夜對勝晝訪七律  
命入侍諸臣及入直春坊騎省官製進○甲午 上引見大臣備堂時勅行到  
平壤府遇進賀使招首譯問曰今番使行有兼否首譯答曰尊崇兼進賀通官  
曰尊崇事俺等方受勅來何可兼付乎首譯引雍正癸卯皇太后尊崇時無勅  
故據咨文進賀例通官驚曰是例大不襯矣癸卯尊崇時既送咨文未及發勅



而皇太后崩故遂無勅焉今引此例不祥禮部必不受矣至是左議政金在魯  
等言癸卯尊崇咨文來後半年不送勅使似非因喪而停也然彼言既如此不  
可援例以觸忌諱 上命待勅到改寫表退期以三月初六日追付使行○掌  
令安慶運上䟽言趙佺之䟽固多踈率而至加以人臣不忍聞之 教何幸  
聖明特命刪改而不若初無可改之事李錫杓之䟽外借匡救之目內懷挾雜  
之意而始則褒之以唐介終焉斥之以讒者一錫杓而為唐介為讒者臣未敢  
知也 批曰踈率之目尤涉寒心佺之無識雖不足深非備忘若何而乃敢扶  
之耶慶運引避玉堂李周鎮處置遽之○以申晚為兼文學閔亨洙為副修撰  
朴弼周為進善○三月朔乙未○丙申以洪聖輔為承旨○引見冊禮都監提  
調金在魯等于養正閣以 東宮冊禮將行于是閣也仍令入侍于敬極堂見  
世子○戊戌夜流星出翼星下狀如拳尾長二三尺色白○是日清使散秩大  
臣信勇公照德頭等侍衛鎮國將軍宗室什家保來領乾隆皇太后尊號勅  
上出迎于慕華館頒詔于仁政殿如儀○己亥 上詣館所接見勅使出引見  
館伴諸堂于幄次諭曰 皇壇受香適在是日子心益覺愴然○庚子以李光  
溥為司諫李光運為掌令宋教明為持平趙明澤為兼輔德沈星鎮為副校理



金相奭為修撰趙顯命為世子左副賓客○辛丑夜月入東井星○是日清使往見三田渡碑過宗廟避從間路行○左右相請對上引見金在魯言白蓮峰有虎跡請修築城堞以防踰入上曰予觀古史有虎北渡河今此虎患乃在上者德薄而然修德為本修城為末節耳是日申時前請對而中官不即奏至日曛始入右議政宋寅明請嚴處中官以防後弊命中官拿處○諫院申前啓不允○上行召對檢討官吳彥胄言趙佶疏稱李錫杓疏一本出自李喆輔家者指意甚巧此乃錫杓原草誤播非別草也上曰予亦知一筆兩中之計也○壬寅以金若魯為同副承旨鄭亨益為伴送使○癸卯前大司成金尚奎卒尚奎判書始煥之長子弱冠登第詞翰精鍊而律身如寒士不事交游戊申之亂以廣州府尹守南漢控御得宜年位不永人皆嗟惜○甲辰夜月入軒轅星○以李箕鎮為都承旨改以尹惠教為都承旨鄭羽良為左承旨○上送勅于慕華館時通官輩以贈不滿意日晏不出都監督譯官始以未時發前未有也因館伴言罪首譯○乙巳獻納金廷潤上疏請晉州死節人依東萊死節人贈職南江陳田降等減稅漕船故敗人烏示並令廟堂稟處漆谷府使李震煥鎮海縣監高處亮新寧縣監金相寧不治請譴罷又訟柳觀鉉柳正



源韓德孚見汰於槐院只允守令事○進善朴弼周上疏辭職且以付職在於姪子吏曹參議師正獨政之日引嫌諭令速來○上引見大臣問金廷潤所論槐院事何如左議政金在魯曰苟有冤者大臣或銓官陳白以槐院調用矣右議政宋寅明曰崔龍賢是故名臣恒之後而漏槐院亦可惜上命諸人並依槐院例調用寅明又言前牧使金泰衍乃慶恩府院君柱臣之從姪深沉有器局宜加擢用前判官具聖弼有幹才宜試州牧以儲緩急之用並從之○上行晝講命八道兩都守臣各薦孝廉曾經二品以上各薦可堪州牧者二人署經政府以聞因宋寅明言也○丙午上行晝講講抑章特進官趙顯命因訔謨定命之義陳戒請使官闡和穆無使左右交構恢弘納諫之量任用忠志之士上並嘉納之○慶尚道生負李麟至等四千餘人上疏詆斥兩先正從享之議政院却之麟至等又以壅蔽為言是日承旨鄭羽良登對言嶺儒疏來無非甲寅己巳餘論矣上命入其疏覽之特令還給仍諭曰昔年處分昭若日星繼述之道當遵先志斥邪說斬允從祀乃所以重其事嶺儒雖懷不滿提舉禮論誣辱先正敢欲眩亂昔日之處分虧予繼述之本意其在杜後弊之道不可不嚴懲疏頭李麟至遠配其疏又言醴泉縣監閔通洙鞭扑疏儒



上命嚴飭禁止○以趙顯命為叅資沈宅賢為判敦寧李絳為吏曹叅判○判

府事金興慶承命上來上引見慰諭○副司果李宗城上疏自辨前後人

言有曰金張二字大臣嘗力持而屢言矣所謂譏貶者出於何傳記夫金張初

非戚畹之家七葉蟬聯蔚為漢室之喬木班固以下十七代正史未見有譏貶

者廷奏劄語輒曰云云動為趙泰彥趙佺輩之所引重臣竊為大臣惜之至於

門生以下一轉語則文少回護辭有廉稜蓋臣實觸激於彼蔽謎之言忿憤之

發不能點檢不敢一言辨理也賜劄批○丁未憲府掌令李光運申前啓又啓李

麟至等醜辱先正不可薄配而止宜極邊遠竄並不允○戊申諫院申前啓

不允○己酉午時上出御仁政殿遣正使判中樞府事金興慶副使禮曹判

書金東弼冊封元子為王世子其日典儀設宗親文武位於仁政殿東西庭設

使者位於殿庭舉案者位於使者之後鼓初嚴兵曹勒諸衛陳鹵簿儀仗禮曹

陳彩輿司僕寺陳世子輦儀仗宗親文武百官及使者各服其服四品以上朝服五品

以下黑團領鼓二嚴就門外位禮郎奉教命函冊函印綬各置於案尚瑞院官捧

寶詣閣外上具冕服出御宣政殿鼓三嚴宗親文武百官入就位鼓止上乘

輿出仗動鼓吹振作將入仁政殿門樂作鼓吹止上降輿執珪陞座爐烟升



尚瑞院官捧寶置案樂止宗親文武百官樂作四拜樂止傳 教官音承洪景輔

跪啓傳 教執事者對舉 教命冊印案每案二人立傳 教官之南傳 教官稱

有 教正使金興慶副使金東弼以下跪景輔宣 教曰冊立元子為王世子

命卿等展禮宣訖樂作興慶以下四拜樂止執事者以 教命案進景輔取教

命函授興慶興慶進北向跪受置 教命函於案景輔取冊函印授授興慶樂

作興慶以下四拜樂止興慶以下由東門出都監都提調左議政金在魯以下

隨使者陪進出仁政門興慶以 教命函冊函印授置于彩輿細仗鼓吹前導

至集賢門外樂止

教命輿在先次冊輿次印輿次輿次輿輿慶以下隨行是日掖庭署

先設 教命冊印案於養正閣設香案於前設 王世子受冊位於香案南又

設拜位於庭北向設正副使位於香案之東設代受 教命冊印輔德弼善翊

贊位於 王世子位之西設宣冊官位於受冊位之左設 王世子小次於興

光門內彩輿將至司僕寺設輿輦於時敏堂庭中兵曹陳儀仗於輦前時至弼

善南泰溫跪請內嚴師傅賓客及宮官先就內班北向興慶取 教命冊印授

執事者以入興慶以 教命冊印置于案 王世子具雙童髻空頂幘七章服

相禮李膺贊請出次導 王世子就拜位贊儀唱 王世子四拜陞就授冊位



師傳以下  
止於階下

宣冊官洪景輔稱有

教

王世子跪宣冊官開函宣冊

王若曰

豫建宗儲寔固邦之先務晉加名號乃基命之丕圖爰率典章用先付托咨爾元子愷予何幸而晚舉天又鍾以異姿在提抱而知思先開儼若不言而喻即視瞻而器度已著屹然成德之符顧厥初岐嶷淵凝之非常則其長聰明仁孝之可必三宗似續隱十年中夜之憂八域謳歌聳一朝重离之慶雖元子名

定國本有歸然貳君位虛輿情久鬱既睟而嘉心倍切以時則蚤冊尤宜故僉謀之亟諧亦予志之允叶茲命爾為王世子爾其膺受多福勉修幼儀順乃赤子之心進于大人之學視聽言動勿染近習早俗之規禮樂詩書必遵賓師導迪之正夙宵勤勵率誠敬而加工日月將就極高明而齊聖克紹祖宗精一之法無孤父母期望之隆故茲教示想宜知悉

大提學尹  
淳製進

讀訖還置函興慶取

教命函授

王世子

王若曰於皇上帝降監我邦謂

祖宗積累之仁宜延

其後謂神人顛望之久宜答其誠乃眷涼德乃錫祚胤邦運始否而終泰宗

統幾墜而復續已於誕彌之初即定元子之號一國之謳歌有歸萬世之付托

有在茲實吾東方莫大之慶也越明年元朝大小臣僚咸造于庭一辭而請曰

惟我元子生而岐嶷儼然德容甫及懸弧之節而玉質夙成不煩遇物之誨而



睿知漸廣此天所以眷佑邦家篤生聖嗣宜遵豫建之謨早進震儲之位以答  
天休以係民望予惟宗社是重亟循羣議爰卜吉日庸宣顯冊命爾元子愐  
為王世子久鎖之銅樓重開無疆之寶籙益綿惟其哲命之在初可無燕謨之  
貽後於戲粵我聖祖聖考以精一相傳茲惟我家法今予傳授于爾毋曰  
冲幼式克欽承弱不好弄正以養蒙勿以崇高而長其傲勿以華靡而流於蕩  
棄童志而養德性親正士而資問學知萬化必原於一心知治平必本於修齊  
克敬克明終始一德用光我先烈毋替我期望爾其勗哉故茲教示想宜知  
悉右議政宋寅明製進輔德趙漢緯跪代受興慶又取冊函授王世子弼善南峯温跪  
代受興慶又取印綬以授王世子翊贊趙鳴國跪代受王世子降復位四  
拜還內興慶東弼還至仁政殿復命曰奉教授王世子備物典冊禮畢四  
拜退初禮曹上冊禮儀注有曰師傅立於後宮官在傍上以為師傅賓客不  
當立春坊之下遂命師傅立前行賓客從其行而稍後春坊立後行桂坊從其  
行而稍後於是輔德趙漢緯等上疏言僚屬於東宮與大朝承史同凡出  
入起居必隨後師傅賓客異於僚屬宜絕席別立不可以職次尊卑分前後行  
也上不許○庚戌上御仁政殿受百官賀頌教王若曰標尊居胄殊稱



所以繫民心錫冊升儲早建所以重宗廟肆敷渙號庸飾休光於赫我家誕膺景命蓋祖功宗德億萬年其無疆而聖繼神承二十世今相授凡在久安長治之術輒以固本垂統為先嗟予不惑之年尚欠以貞之吉往年不堪追憶欲言則敝先靈庶或降監惟理可必何幸昨春潤輝之慶果符箕分福德之臨克嶷克岐長已及於衣尺學言學步歲且周於懸弧豈徒慈情之日鍾良亦異質之天縱珠庭日角之表予固知百無憂焉嶽峙淵停之姿人皆曰一見決矣雖初生即命以元嗣顧厥位未定於少陽皇朝舊典尚有未晬而受封寧考徽規亦於免懷而加冊僉謀既諧於卿士縟禮載舉於陽和縱未延迎替大臣而將命已能跪起去阿保而成儀宗桃之付托斯隆基圖永固震邸之威儀復覩鼓舞惟均方當慶一人之辰思霈覃八域之澤自昧爽以前雜犯死罪以下咸宥除之於戲以典章則百王攸共以奇幸則曠古所希幾年抱難言之憂今而有此丕子萬代垂不拔之基予敢忘夫一初故茲教示想宜知悉

學尹淳製進

賞賚都監諸臣有差○辛亥時勅行歸至鳳山郡上使昭德以刀自刺

幾殊伴送使馳聞大臣館伴諸堂請對入侍遣承旨鄭羽良為問慰使往探事

丙辰



○是日因赦而有徒流放釋之命左議政金在魯請禁徒配之近於其家者  
上曰當視京國遠近何必論其家耶○壬子 上詣私親淑嬪廟展謁駕回望  
路左高閣問之乃耆老所靈壽閣也遂 命歷瞻奉朝賀閔鎮遠判府事李台  
佐祗迎洞口 上御耆社大廳時原任大臣及諸承旨至堂入侍 上問靈壽  
閣當拜耶諸臣議不一 上曰宗簿寺 璿源閣有肅拜之禮是閣奉 御帖  
不可不拜由夾門入行四拜於閣庭諸臣亦四拜 上坐閣內前軒 命奉出  
御帖櫃鎮遠台佐以耆社臣立於閣內 上出帖敬玩俯伏感涕語諸臣曰  
先朝於己亥有感於 太祖盛迹將泯之語而即允羣請予嘗笑古帝王之貪  
生引年而若能追踵 兩朝故事元良繼 景廟而寫帖則榮幸極矣右議政  
宋寅明以無逸永年之道勉之 上嘉納還御大廳取閱己亥耆社慶會帖見  
帖首有 肅廟御製七律愴然久之 命史官李成中寫進又閱耆社先生案  
仍 教曰耆社臣明日當宣醞於便殿耆老大臣中有子姪侍從者各率一子  
入侍○都承旨尹惠教等啓言伏見金吾放未放判辭如孫荆佐之與鏡倫會  
議交通小札金世潤之越海從逆給馬有翼李徵之以賊徵儻從通謀賊晟朴  
景淳之以弘壽妻甥約會世弘尹相靖尹相憲之結連麟昉傳說賊關車世徵



之以道昌甥姪傳給諺札金沃之以賊燁姑夫為夢賊卵育者或出陸或量移或減等或叙用大違法意此類之當初酌處已是失刑何可混入於赦令使懲討不嚴而隄防益壞耶 不從○癸丑夜流星出東井星下入乾方狀如拳尾長三四尺色赤○引見耆社臣奉朝賀閔鎮遠判府事李台佐知事李箕翊于熙政堂 上以五禮儀享老儀有羣老扶杖入貧者請興之節 命兩大臣各使其子扶入李箕翊則令掖隸扶入於是鎮遠之子亨洙台佐之子宗城各扶其父陞階至戶 命勿曲拜 上降椅立俟三臣入就位 上始升椅坐慰諭歎接仍宣醞兩大臣一爵之後各使其子代飲承旨洪景輔曰今日乃盛舉二大臣之子既同入請別賜一杯 上命取兩爵使之對飲以釋憾曰何為相開耶宗城醉曰亨洙之父與臣父同入耆社臣父即其父渠疏有譏臣父語是不肖子也於是以致黨此黨互斥用權不肯相下而宗城業已醉甚不能飲遂命扶出 命亨洙並飲兩爵曰一爵代宗城飲之亨洙難之 上命鎮遠勸之鎮遠曰臣本嗜酒臣當代臣子飲之亨洙不得已盡飲二杯臨罷 上命鎮遠台佐進立椅前握手慰諭仍賜以文皮并及箕翊三臣退出 上又降椅送之行司直李宜晚疏言老病不可登對 上批以扶入何傷宜晚遂進入 上慰



諭宣醞賜皮並如初又命已亥者社諸臣子與孫在仕籍者各加一資資窮者賜兒馬○憲府光掌李申前啓又啓請還收閱允昌尹志申潤廷朴景淳出陸金聖澤申正模尹相靖尹相憲量移黃翼再全釋之命不從○校理吳彥胄副校理李周鎮上劄以新行冊禮宜勉一初之政歷拜靈閣宜思祈永之道末又請還收鞠獄罪人因赦蒙宥者上嘉納之末陳事不從○上引見大臣備堂右議政宋寅明以李宗城閔亨洙兩人前席失儀請並重推上不從寅明言李錫杓之疏言多狂愚意則可取而攻斥錫杓者至以為救李夏宅此則抑勒之言也今者國有大慶特解補外何如上曰其疏大體則是矣所言大臣事非矣既命乘駟之任今又經大需予亦欲宥而被斥大臣方復出城姑不可解矣豐原君趙顯命曰臣常以開言路為治國第一務而李錫杓所言大臣事一筆勾斷其父子未免慘劾然大體論上躬闕失朝廷過愆多是人所難言大臣方請召還而臣則謂劈破攻錫杓者急於召還矣李滄之疏實為世道之害殆近一言喪邦殿下欲為萬世開太平必痛斥此等人而後可上是之顯命曰少年新進攻斥蕩平不是異事臣等屢經殺戮故為此蕩平之論而即今老少論其氣稍蕭然矣上曰不猶愈於殺戮乎寅明曰不過五六



十年蕭然無振起之望矣左議政金在魯曰正卿以上歿後賜謚乃國典而向者故大臣李健命趙泰采復官後尚未復謚曾因故相臣洪致中奏命行而因循未舉謚誥尚在其家今不必更宣只令復謚好矣上默然良久曰右相之意何如寅明曰既復議政官則復謚或更謚何害上從之掌令李光運申前啓不允○乙卯以趙景壽為大司憲李宗城為大司諫朴弼琦為執義李台徵為掌令鄭亨復為持平李周鎮為獻納洪昌漢沈錐為正言權赫為應教尹就咸為輔德趙漢緯為承旨閔亨洙為副校理洪景輔序陞都承旨○命召大提學尹淳試士泮宮三月上旬別製也進士李奎采居首命直赴殿試○憲府申前啓不允○丙辰以李宗城為副提學洪聖輔為大司諫趙明澤為應教李命坤為持平李光躋金漢喆為正言林象元為說書○右貧成鄭齊斗上䟽言身帶少師而病伏草莽乞被闕禮之罪末引周公無疆惟恤奈何不敬之語申進戒又曰往年之事尚堪言乎小慈之戒其可追乎殿下於此必盡然而傷惕然而警宜重加戒慎內而克正阿保之任外而克重賓傳之責左右前後罔非正人無有邪氣干其間以之保佑無疆焉上嘉納之其云往年事即指戊申仲冬宮婢埋山之變也○憲府申前啓不允○上行召對侍讀



官沈星鎮曰我朝禮遇士夫決杖不加於侍從蓋為近君而且以養廉恥也近  
因朴師昌事始初此制恐非古規上曰國家用法何間於遠臣近臣侍從之  
臣於糴政則否濫率則杖即舊制非今初行國法獨施於武蔭可乎○丁巳  
上行召對講綱目唐玄宗紀上諭講官曰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  
率天下以暴而民從之玄宗則以誕妄率天下天下安得不爭尚誕妄乎殷高  
宗思賢故夢良弼玄宗思長生故夢玄元政可鑑戒也○戊午上引見大臣  
備堂左議政宋寅明曰近所謂公議臣未敢知而若有枉法徇私者則必加警  
責然後羣臣知所畏矣上曰日昨趙顯命峻斥李滄而吏曹叅議朴師正即  
擬滄於諫長何敢若是命推師正寅明言市民之弊曰該曹凡有需索市民  
急於免罪奚暇計價不得不收斂於衆厚價買納而該曹乃以輕價塞責由是  
民不能堪矣上命自今可以匠造者自尚方供進勿責市民也左叅贊趙顯  
命言向日右相請蕩滌沃川郡火燒大同布而大關後弊宜寢成命上以  
大臣所奏難之顯命曰然則監官色吏宜刑配以懲後上從之上以兵曹判  
書李箕鎮新自北藩來問北路民事箕鎮言己酉之灾特遣御史賑救北民免  
於溝壑至今感祝當臣到任也民人欲以其時別諭刻石而傳後臣即許之



矣史臣曰宋璟人臣也猶恥廣州之立碑箕鎮乃以立石頌德事陳於上前  
蓋懼前日執滯之教首陳容悅之言也○行召對○己未夜流星出匏瓜星  
下入乾方狀如拳尾長四五尺○黜補應教尹心衡寶城郡守校理俞健基金  
化縣監修撰宋徵啓兗山縣監副修撰尹敬龍高山察訪金相奭木川縣監時  
上將行畫講副校理閔亨洙以其親病陳疏徑出牌招他王堂皆再違不進故  
有是命○憲府申前啓不允○庚申世子傳賓客行相見禮訖上御  
養正閣命奉朝賀李光佐判府事李台佐徐命均及世子傳金在魯入侍  
上與世子同見光佐請以格致誠正之學身先教之使世子視倣成詵台  
佐以祖宗精一之傳勉焉上并嘉納○正言李光躋上疏言兩臣之只令  
復官不許贈謚可見弦韋之聖意而日昨左揆粹然陳請聖上之俯詢右  
揆蓋出審慎而右揆仰對視若循例語欠別白終使積年靳持之處分未免一  
言而撓奪竊為兩大僚惜之宜更加商量博詢大臣而處之又言銓長之一日  
三違到闕外微稟仰恃恩眷太涉慢蹇宜施譴罷李宗城閔亨洙過飲恩杯  
互加喧爭不可不略施規警上勅之自刻係是變恠伴送使宜罷其職時吏曹  
判書李瑜為承面諭隨牌詣闕外引疾徑退故臺疏及之批曰首陳事當初



靳許今者許施俱有意矣政官既有實病此請過矣李宗城閔亨洙事業論右相矣○正言金聖鐸上疏請益懋正心之學益講保民之政益崇節儉益明禮教為貽謨 聖嗣之道中言士林黨論之弊以為各尊所尊各私所好以聖廡從祀之典為黨論勝負之決撼動官府假手逞毒如醴泉咸昌儒生之或被刑杖或見囚繫即世道之一大變也 上優批○辛酉右議政宋寅明上劄辨李光躋疏曰臣於彼此時論如非名義截然處則人雖認為高節臣固視以彌文况此復官之論初發於臣既曰無罪而復官則法應得謚而嚴於此事者宜其不快於臣言 批以既已復官此特末節務為高節之斥卿何擿捱高節云云盖用寅明劄中語也○慶尚道開寧縣有牛生一身兩頭四目四口○壬戌正言李光躋引避言當初 聖教有曰贈謚則過矣又曰若謂盡分之忠則過矣末又以賜謚事勿論為教 聖心堅定如金石今者撓奪一何容易也至於右揆則拘於僚相之發端兩下為說殊欠別白夫義理之辨人心所同豈必高節而後可以論此大臣之看作彌文臣未知其何說也 批曰十九下教既詳盡復謚之始靳終許各有弦韋則若是斷斷何也○左議政金在魯劄辨臺疏曰臣既明知典例事理之當然先與僚相議亦不以為不可故敢為陳稟臺言至



此實是意外 上以業諭右相為 批後又上劄曰今以其避辭中憑藉 聖教觀之其意所在略可揣知無或以兩大臣當日之事謂歎於忠字之謚歟此殆向來凶賊輩指聯劄代理為逆之說何其與已酉伸枉復爵之 聖意反盪之甚也 上優批之○判中樞府事李台佐上疏乞致仕 許之手書答曰以禮使臣聖人所訓情志相孚君臣所貴特許以遂昔約○癸亥以李春躋為大司諫鄭羽良為吏曹參議擢閔亨洙為承旨李台佐為奉朝賀李以濟為掌令黃尚老為持平金尚魯為正言南泰良為校理李喆輔為修撰閔思淵為咸鏡南道兵使○掌令李光躋處置李光躋曰兩大臣官秩之追復實出愍忠之聖意異論無敢或間則復謚即次第事耳日者因大臣陳達即 賜允許實據應行之典况頃歲 筵教既以聯劄為光明正大則今循例復謚孰敢有異議而李光躋忽地挺身既疏又避必欲沮遏而後已復襲慘刻之餘論欲下黨伐之毒手不可例透而止宜罷職不叙 上下諭曰復謚不過循例舉行而先斬後許略示弦韋則李光躋之有若高節譏斥大臣亦極無嚴而李光躋則挾雜私意多費辭氣敢售往日之習亦極肆然並罷職以礪無憚逞憾之輩○甲子昧爽下霜○勅使還渡江去上勅照德性躁狹副勅什家保浮浪多氣倚宗室



之勢兩人不相能家丁輩從以交煽照德恨甚遂自刎幾死其家丁一人亦自  
刎死照德既蘇就道及至其國兩人交訟發受贈等陰事清皇怒甚並革其職  
仍移咨我國悉罷密贈求請等例禮單依前咨減半○四月朔乙丑以趙明澤  
為副應教鄭亨復為修撰○丁卯 上行夏享于 太廟前一日 駕詣省牲  
入齋殿時至行事如禮○戊辰進士李海老等上疏言李麟至誣辱兩先正請  
亟舉從祀之典嚴討麟至之罪末又論金聖鐸語陰秘凶狡宜早加隄防明  
示斥絕 批曰為先正一疏洞陳可矣何辭語之不擇至此也為諸生慨然○  
黃海道谷山府四十七家火 命本道顧恤○己巳引見大臣備堂左議政金  
在魯言補外五儒臣中尹心衡則以其叔父鳳朝事惶恐不仕蓋鳳朝所遭雖  
不幸既非手犯且過一紀似當疏通鳳朝若蒙叙則心衡無可引矣 上曰李  
師命未復官時其弟願命嘗從仕尹心衡何可以其叔故引義乎尹鳳朝事予  
不免前後撓攘言之可愧徃事雖不索言此等處宜嚴故尚靳收叙矣右議政  
宋寅明以為在魯所達事體未安豐原君趙顯命亦以為失言在魯遂止之○  
以黃梓為副應教李周鎮為副修撰俞寂基為副校理李廣道為獻納全光右  
水使成殷錫陞嘉善以前任碧潼時築城及治績也○行召對○知中樞府事



尹淳留疏還鄉其略曰臣於近日復謚事深有所慨惋者蓋當己酉八月處分時臣歷陳其一夜之間三變舉措其心既不純於庭請亦不純於聯劄云則聖教以臣言為是夫今日所復之謚即乙巳所謂四忠之忠臣未知不純於君上者果可以為忠乎噫此實關係天經地義當日處分之不復祠謚蓋謂當事不盡分而既又形諸命題守如金石為羣下所欽歎久矣豈知八年堅持之聖心乃反猝然撓奪於片言之間將見繼起之論益無所顧忌也如臣平日之顯斥其非忠者乃諉以告退不一言違覆則不但負殿下也亦負夙心也噫三變之為無理可質天地况其時劄上之後曾不崇朝未及承批而忽復隨人疾入僕僕引罪懇請還收至三至四竟至於收回而後乃出噫此事何等至重而倏忽變化判若二人其於聯劄豈不相反而猶至今冒上劄之名有若守一義死生以之者然此而不論何能令為人臣反覆無純心者知懼焉臨行耿耿流涕言之伏願深留意於正名繁纓之義亟收復謚之命焉又請師傳賓客春坊官分日入侍於東宮且勉以身教之貽謨聖子上批縷縷有曰予於時象所執已固雖復許謚豈更設祠其時靳復非特因卿言予亦有諭示其絃韋矣今過幾年因相奏許施何撓攘之有哉末陳此事若決去就亦太過



亟回入城俟我來待之教淳游之弟也能文詞以善書名一世辛壬後歷顯仕  
持清議為鏡夢所擯居鄉不仕丁未初首主文盟擢長東銓而又不與蕩平合  
被人傾軋又歸鄉時迫嚴命入朝人或病其進退無義至是決歸○庚午行  
召對○辛未行召對○壬申夜月犯軒轅右角星○奉朝賀李台佐謝恩上  
引見慰諭台佐以保畜聖躬勤勉聖學教養聖嗣仰勉上嘉納○進  
香使洛昌君檉等復命上引見問彼中事情○癸酉以李瑜為右叅贊趙顯  
命為吏曹判書金尚星為大司諫俞拓基為副提學朴弼載為持平沈錕為正  
言鄭俊一為說書○上行召對時李瑜遭言遞銓職趙顯命代之聞命即出  
郊蓋以勲戚辭權要也筵臣請重推顯命促令入來○左議政金在魯上劄盛  
辨尹淳之疏曰辛丑代理之教再降於數日之內殿下新陞儲位危言煽動  
當國大臣一搖足一轉喉輒以機弄相待此誠千古所未有至艱之會也雖忠  
如周公智如孔明亦無奈何惟當徐察其心以恕其跡夫所謂三變非變也一  
也即位初元遽欲釋務則咸造齋籲固請反汗臣分之所當然及夫末後  
批旨可泣豚魚至以殿下與左右較對則其可徒循常節不體懇迫之教  
任他國事之無畔涯乎此大臣所以黽勉奉承而庭籲之舉不期停而自停者



也翌日聯劄之 批未下而引接之 命遽降此何等非常之舉而任輔相者  
其可退坐傍觀不思親奉處分乎累日求對之餘始獲入瞻天顏則復伸憂違  
之情尚冀還寢前命者亦臣道人情之不容已夫其心純則層節雖多不害為  
純况庭籲劄陳或爭或承均出於苦心血誠只欲使 宗國安泰則純於國者  
非忠而何惟彼乘機鬬噬之徒全無顧畏敢以聯劄代理目之曰逆雖有心知  
其言之犯分者而無能一辭自異卒之駢驅凶禍而 宗國亦幾乎不保 聖  
上臨御洞燭寃誣復官賜謚愍典備舉而曾未周歲反案追奪其所為罪亦以  
聯劄也逮經戊申逆變 聖鑑昭察遂以聯劄為不可罪而特復兩大臣之官  
爵向之所執而為大案者於是脫空則又乃剗出別般義理以三變不純為言  
是諸大臣之罪不在於聯劄而乃在於不純守一道也設令伊時大臣初無一  
言爭難於備忘之下後又力請代理於登對之際則如重臣者其果許之以純  
心盡分之忠歟且尋常論人之謚謂之忠字太過未或不可而若大臣當日之  
死關係至大非忠則逆非逆則忠既以為非逆而許其復官又以為非忠而惡  
其復謚欲置之於非忠非逆之間天下安有如許義理若以私義言之庭籲時  
唯諾者臣也登對時隨入者臣也議謚時主掌者臣也惶怖震越不特為目下



被斥而已 上答以往遭時象恠駭之時互作義理受困多矣已酉閉閣盖由  
此也洞諭之後猶作機關斷斷不已此何分義於卿無毫分撕捱之端○上引  
見全光監司尹得和語及朴師洙任關西時事 上曰卿曾為師洙管下不必  
問之而雖曰盡力予則以為有弊矣得和曰臣於赴灣 聖教勉以寬字故臣  
言諸師洙師洙以為然世以師洙為多殺而其為海伯時固生梗矣及按關西  
守法不撓故不悅者多造謗爾 上曰予於師洙常以三至投杼為戒而其簿  
書之間猶有過刻遽罷守令之啓或謂望之不似人守令亦人耳豈可迫切如  
是乎得和曰師洙若有貪污必為薤粉 上曰既自律已雖怨何害仍戒得和  
曰道臣守令要譽之弊皆從好名中出來矣○甲戌引見大臣備堂右議政宋  
寅明以尹淳留疏下鄉請譴罷 上從之 上歷舉近日大臣以為沈壽賢有  
所守責育不能奪予欲賜几杖而任之忽為南泰齊所侵斥不克究用閔鎮遠  
李光佐之許休子非樂為然非此舉朝象必不如今日矣李台佐則向國鎮物  
之量當為諸大臣中第一趙文命趙泰億洪致中皆不免盡瘁而死思之愴然  
○行召對○以金取魯為判義禁府事金若魯為大司諫金維為承旨○乙亥  
親試文臣講經于宣政殿 上問右議政宋寅明日卿以尹淳疏為何如寅明



曰此乃流來之議論非別般勑出語也 上曰淳恐予有所撓攘而然而大界限處予豈不堅守耶蓋指金李兩大臣也○以柳萬重為承旨○丙子第四翁主天翁主患疹疾劇醫官奏以閭閻兒有疾則移避親族家之規 上曰已所不欲勿施於人雖宗臣家若有幼子不欲送之至是晚出送密昌君家纔到禁衛營門前隕命右議政宋寅明藥房提調趙尚綱請對言四翁主夭於唐疹其在慎護 東宮之道宜移御慶德宮 上從之○丁丑以趙錫命為大司憲金尚星為大司諫○已卯右議政宋寅明戶曹判書尹潯請對引見寅明言年事豐凶若消息盈虛必有循環之理請依司馬光之言及此稍稔使諸道收聚賑穀待年終成冊報備局隨多少施賞罰以備荒歲 上可之○時判中樞府事金興慶在江外累疏不來至是 上又命都承旨傳諭敦勉偕入興慶即入城胥命 上促令入侍懇諭使留京興慶不得已承 命○右議政宋寅明上劄言禁府都事趙景彬投狀辱臣請照法勘處 上命投配景彬初宋氏單寒無勢宋正明兄弟深交趙泰考一家諸趙力為之吹噓及寅明致位主論蕩平攬一國權柄而趙氏則零落衰替往往反附於宋氏然諸趙猶輕視宋氏輒為吾家所樹立景彬即泰一之子泰億之從子也喜言論性甚狷隘與宋氏積相失



目見寅明當國作用惡之益甚及是寅明以景彬故是戊申州牧薦累請收用  
至推政官則景彬益羞恨及拜禁府都事投不仕狀有曰大臣伎倆專在於機  
關權數掩蔽上下敲撼銓地排布黨與攬攬權力傾奪餘利忽及此身以至三  
百年粹白之世族粹被權宰之吹噓籠纂實有蒙不潔撻于市之愧寅明見之  
大怒遂劄陳請罪○庚辰以李德壽為弘文館提學俞拓基為藝文館提學徐  
命彬為副提學洪昌漢為正言趙翼命為承旨○正言沈錕上疏曰 殿下所  
以許復兩人之謚者出於何名也若以兩人為忠則初豈有不可謂忠之教而  
建院賜謚勿論之 命便作百世昭揭之案豈知忽焉變改便歸弁髦乎況此  
至重之事一變於乙巳再變於丁未三變於己酉四變於今日復謚而極矣前  
後撓攘有若都無所主張如此而尚可以服人心而垂後世耶其流之弊將無  
以使為人臣懷貳心者一分知懼終至於亂賊肆行國不能競耳至於相臣之  
劄實無倫脊其曰察其心恕其跡三變非變也一也此何說也所謂三變之實  
狀萬人覩焉百代傳之非可誣也變者曰非變固為無理况可曰一乎 殿下  
嘗引伊周之事 下教矣無此心而私意參錯於其間此乃將心此教洞澈數  
若日星臣未知大臣果能保四人之心如伊周否乎不然雖無三變之跡其心



固可誅也况其一夜之間反復閃幻判如霄壤烏見其所謂一者哉今乃捏合三段強名為一者亦何異於指白而為黑耶其曰即位初元遽欲釋務則咸造齊籲固請反汗臣分之所當然此以爭執為至當底道理也又曰末後批旨可泣豚魚其可徒循常節不體懇迫之教任國事之無畔涯乎此以奉承為至當底道理也既云不循常節奉承備忘云則又何以隨人求對請寢前命乎一夜之間國事之無畔涯者非有所底定也不循常節奉承備忘之苦心血誠果何在乎跡之三變而其心之不一明若觀火不一則貳理所固然人臣而有貳心可得以為忠乎否乎具瞻之地論議如此臣實傷痛焉上下諭曰已胥下教之後聯劄之事判若二事復謚不過循例李光躋處分之後何敢若此而語斥大臣右袒過激事體分義俱極寒心噫予雖不明豈可顧藉兩臣欲為褒忠乎往事聞愈痛心而若是作機關者此何意乎原疏給之雖透差○辛巳平安道幼學桂萬長等上疏請龍川義兵將李立配食於安州忠愍祠令該曹稟處○壬午以李廷濟為漢城府判尹李箕鎮為大司成金尚迪韓億增為正言趙明澤為司諫金時粲為說書○上行召對檢討官李周鎮言趙景彬不仕狀僂辱大臣罔有紀極仍奏其措語且曰景彬自戊申後不着帽從仕蓋積憾



於右相諸人也丁未以後 聖上委任今右相及趙文命洪致中臣父壻托以調劑之責諸臣今幾盡亡只餘右相一人形勢孤單彼此峻論者益無畏忌蓋右相即今同事之人只是趙顯命朴師洙若而人其外年少輩幾盡為峻論而右相多得謗於少輩故景彬乘此時肆為誣辱以權勢黨與人主所惡聞故為此讒間之計矣 上曰今聞所達趙景彬極為巧憯然雖有百景彬予豈撓惑哉 上仍及復謚事縷縷萬餘言 上教有曰已酉閉閣前則疑聯劄代理如教文中意者不足恠也閉閣之後雖無十九下教自可曉然尹淳之言乃是經常之論初欲聽施慮生葛藤而止矣辛丑事假使予為其時大臣亦當請代理而人未必皆善自古於此等事或有甚麼意者只以末梢觀之事業光明者真箇純忠也煞費造化機權為楚為趙非為 三宗血脉者逆也略有機術事有未盡而心則為國者非逆也人固有雖非逆而非盡分之忠者亦有雖非忠而不可謂逆者今則互以忠逆為言不可矣予既定界限卞其逆與非逆復官者謂非逆也或有以未伸兩人并謂非逆者此則非矣予有所守異於前日之撓攘今雖復謚豈復建祠半夜下教之意亦豈變改耶大抵辛丑事初頭庭請爭執道理當然以其末梢事觀之可謂詐偽而庭請若蒙允從則何以知其詐偽



耶庭請聯劄雖曰一心隨入於趙泰者請對時者甚可恠矣然其時大臣若盡  
魚肉則國將何如上仍厲聲曰戊申逆變從何出乎皇兄及子皆為彼此  
恠惡之輩所賣矣負我皇兄以彼為忠故釀成戊申之變已酉下教後皆當  
廓然忘之矣子豈以此兩人為我而有顧惜之心哉若謂子以此為忠則末弊  
將至何境誠為寒心已酉閉閣去年下教後今日廷臣安敢如是既不當以聯  
劄斷斷不捨又不當為伸雪兩人之請矣尹淳涕泣陳之語有若子伸雪逆  
賊者然觀聽豈不駭哉沈錕之疏子以為沈判府之子亦如此乎云矣已酉乙  
卯下教之後猶以此為義理而持之不捨者非臣子也辛壬戊申之人豈自初  
皆是鳥籠也只是過激之弊也○前縣監李重泰等上疏言周室有泰伯虞仲  
我朝有讓寧孝寧此所以夫子發至德之稱而肅廟建至德之祠者也然而  
夫子之稱泰伯也清權之褒并及於虞仲肅廟之祠讓寧也表顯之舉獨漏  
於孝寧致使變成之德尚欠并美之舉請命有司建祠賜額罔俾專美於有周  
批以廟堂稟處○癸未左議政金在魯上疏自辨曰臣於前劄固不忍追提往  
事憾我聖上而人既歷陳不得不對辨矣噫臣下之於君上初以其可爭而  
爭之後以其可從而從之者自古何限雖以挽近言之乙酉傳禪之教終必



繳還而丁酉代理之舉直請奉行者誠以時有不同勢有不容已也若使代理之舉實關逆順大防則乙酉苦爭之臣僚何獨至丁酉而無一辭乎庭籲劄陳之或爭或承事理較然無可為罪則乃以登對時請寢為一案臣未知其心之所惡果在於奉承乎抑在於收還乎夫連日阻對始得入見便是一初其可不從頭更理尚冀還寢而倘或筵中下教惻怛懇迫一如前夕之批則亦必涕泣奉承而退矣事會之倏錯更變特遭值之不幸大臣隨事委曲各循其當然之則均之出於苦心血誠設令古之大賢當此境界恐無他道而卒以是駢罹奇禍身殉國家之厄運此所以與儻婦孺莫不憐悲者也臣之前劄所謂非變也一也者正以事會雖值錯變而若其為宗國苦心血誠貫乎一而無變也聖賢論人觀其心而恕其跡者斑斑往牒何嘗如黨人之不問其心與時之如何惟以羅織芟伐為快也哉噫辛丑以來捏罪諸大臣者輒以聯劄代理驅之於逆聖明臨御即伸其冤快洗其案而第一種脅持之言有以陰啓殿下嫌避之心既不免隨時撓改又不欲洞辨源頭君臣之分幾乎數晦逮至己酉自 上歷變既多察理愈熟不惟曰聯劄不可罪諸臣隨而雷同至或許之以光明正大於是乎兩大臣官爵始復而國是似若稍定矣今觀頭勢不但惡其



復謚并與前日復官而深懷不滿甚至人臣貳心之斥恰是原初兇賊輩驅之於逆一般語意所謂貳心謂其貳於何地急於求罪全不擇言之至此良可駭也且 殿下幾年忍痛以至閉閣自責僅得感回廷臣粗定時象而乃反貌從心違不肯帖息依舊蔽蓄隨處發露此莫非 殿下辭令之間憚於分曉終欠磊落有以致之也 答曰前批已諭前席洞諭喜事輩之事何足掛齒○冬至燕謝恩正使驪善君壘副使李德壽書狀官具宅奎復命 上引見之○行召對○甲申行冊禮慶科庭試于春塘臺取曹夏望等十五人時 上命揭漢羣臣賀長樂宮成表舉子多以綱日本解製呈或有以孝養上皇之意製呈者蓋以年前上壽長樂宮賦以孝養東朝製呈者得中故有此效尤然長樂宮成明在朱子之綱則舉子之強生別意可謂澆薄而試官乃以所製不一難於取舍 啓稟 上命兩取之既出榜 上御宣政殿引見諸試官以榜中少鄉人命行後庭試蓋榜有鄉貫四人而謂無遐鄉要廣同慶之意前未有也宋寅明以大臣主試而不能爭識者憂之○乙酉以尹汲為司諫洪重一宋瓚為正言○丙戌移御慶德宮 慈殿先發 大駕次之 東宮又次之戊申後近十年始見鶴駕威儀觀者為之悲喜時 上從弘化門出而香室官奉儀執彩輿由敦化



門行相值于芭子屢橋 上下輦而立 命儀軌彩輿先發諸臣或以為不然  
上不從曰靈壽 御帖已行拜禮則香室祝式何間於 御帖且近來倫彞不  
明下凌上替予之為此欲使一世之人咸知千乘之尊亦有降屈之處而益知  
事上之義也○以敦義門逼近於慶德宮多人馬喧聒之弊兵曹啓請封閉只  
於每日京營庫供上時門部將請出門鑰乍開旋閉蓋循前例也○丁亥 上  
行晝講于資政殿講桑柔章 上諭曰三代以後惟漢以寬大立國故文景之  
際紅腐相仍而及其亡也民猶謳吟思之宋亦仁厚立國故四海殷富既亡復  
興一隅南渡尚保餘業此皆不刻薄不聚斂之效也○以金若魯為大司成○  
戊子 中宮殿賢嬪宮移御慶德宮○諫院尹司諫申前啓 不允又啓沈錕以  
兩大臣復謚事肆然投䟽直驅聯劄於二心之科原初以聯劄為大臣之案而  
直逼於不敢言之地者即鏡夢輩凶言也鏡夢雖誅心法猶傳其為國家世道  
之憂不可勝言宜 殿下嚴辭痛斥以正其罪而備忘太欠嚴截責罰不過特  
遽此何足以明義理而戢凶言乎况以渠處地尤當畏義含恩益思報效懲艾  
而今乃自甘為負國犯分之人錕宜極邊遠竄 批曰沈錕所陳雖可駭所請  
過矣錕削職○說書金時粲陳䟽徑出曰臣方就直始知當與對直之負即得



罪清議之人臣不欲與之周旋者也即指弼善申致謹也疏入下教曰果若此不特伴直初何以立身共朝乎此可謂滿腹時象渠以小臣不顧飭勵之教乃若是耶命罷其職還給其疏後申致謹疏辨曰頃以兩人伸冤事略有格正大為黨人之所忌至以施刑於泰徵馬推給之人反搆臣於罔測之科彼以罪死人之親黨無怪乎視臣若骨怨血讎也上例批○上行夜對于興政堂講訖宣醞檢討官趙明謙言竊聞閭巷傳說或謂自上不能斷飲臣未知虛實而惟願惕慮存戒焉上曰予於渴時或飲五味子茶人或疑以燒酒矣○已丑上引見大臣備堂左議政金在魯請以陵直長改作令窠差文官以疏滯上從之上論及尹淳沈錕等事深以廷臣之更提往事互相扶抑為憂右議政宋寅明言尹汲之啓語尤極危險不可不裁抑上曰尹汲若盡驅半朝廷則予當罪之渠不過以口熟者論一沈錕故不罪之耳李秉泰曾言逆賊外不可去姓予至今不忘其言而沈錕則不欲稱兩臣至稱兩人此誠非矣渠若以逆視之則復官時何獨唯唯而今乃如是乎此亦由於無國法也在魯曰李光躋避辭始略露本意而尹淳疏則深論故臣不得不對辨至於沈錕疏則最非常故不得不痛辨矣上因長吁曰釀成戊申之變者誰耶勘亂錄序



已有所言何必更提往事乎尹淳亦非矣蓋其積受齟齬故決去之時心所蘊  
結者盡言之老成之人不當如是寅明曰近日朝著粗安及是時修政刑勤民  
事為急務至於黨論彼此宜一切相忘而意外爭端復起止泊無期只當就目  
前是非而處分而已承旨金濰進曰尹淳沈錕疏不過各陳平日所見而至  
於尹汲啓辭中鏡夢心法一句便一急書羣情安得不拂鬱耶修撰趙明謙盛  
斥濰言辭說紛然 上以咫尺筵席互相扶抑特命兩人重推○命召弘文提  
學李德壽設後庭試于泮宮取洪啓萬等十人 命承旨各考其居住以聞後  
洪啓萬金允儉以無鄉籍拔去尹光理李鎮儀并 命直赴殿試餘依節製例  
給分○行晝夕講○全光道潭陽四十餘戶火又被水災 命退捧大同量減  
軍布三分之一○庚寅掌令李台徵上疏略曰沈錕之疏極其無嚴削職之罰  
失之太寬何以明大義而雪餘憤哉尹淳於己酉筵席親承 聖諭既知聯劄  
之不可為罪而今乃愠憾於復謚又以三變之說張皇論列必欲歸之於不忠  
之科而勅出當日所無之 聖教肆然質言於疏章之中人臣分義何敢若是  
宜并賜重勘○持平朴弼載上疏言諫院新發沈錕遠竄之啓而語意危懼即  
一變書錕疏只是推演尹淳三變之說夫三變之跡既莫可諱則不可謂一節



之純者乃國論之所同然說者即據其跡而勘其心於聯劄之外而已非指聯劄而發者也今諫啓之謂若專咎聯劄者然而勒歸諸鏡夢心法自古急於構人者輒剔抉文字以為戕人之資芥而至若求罪於本事言意之外納人於惡逆之科古未之有也時弼載台徵之疏並入上命並還給其疏教曰前席下教可謂懇惻為今臣子焉敢互相扶抑極可駭也命遞兩人職○左議政金在魯以朴弼載疏上劄引嫌答以此非特務勝分義寒心業亦處分何足掛齒○以李壽沆為大司諫趙顯命為知經筵朴琰為掌令俞寂基為持平李重新為咸鏡南道兵使金奎為知中樞府事奎即首醫應三之父也凡醫譯之為知樞者必待有功勞而如奎之濫曾所未有也○辛卯咸鏡監司宋成明上疏請頒賜小學書嘉惠遐土學子以聳動勸課而道內文倅皆令兼教養官俾管導育之政文武交差之邑亦宜申明舊制令備局稟處○癸巳諫院大司諫李壽沆申前啓不允沈錕事停憲府掌令朴琰申前啓不允李麟至事停○初武科殿試規矩上以柳葉箭二分騎芻二中書下矣開場經日更命取柳葉箭一中騎芻一中命官宋寅明率諸試官請對言試記初不載錄今難追考非所以嚴科制也上從之寅明仍言邦慶以來同歡之意豈有涯量而第一義在於

丙辰

英宗大王實錄卷之四十一

二十日



勤恤民隱整齊朝廷其次減租蠲稅使民知有邦慶若夫科舉自有定式不必以廣取為事 上以為然○以李絳為大司憲黃梓為司諫李道謙為獻納金相紳為持平李顯望為正言鄭亨益為禮曹判書尹游為知經筵○進士李楫疏請刊行文純公朴世采所輯東儒師友錄 命政院取入○五月朔甲午命別試才依癸巳年例擇日舉行以有邦慶慰悅武士也○行召對○乙未行常叅右議政宋寅明白請沿海邑敗船拯劣米限年蕩減 上從之副修撰李周鎮言掌令朴琰忽然出去仍不入來請遞差 上從之琰老悖且耳聾自停李麟至之啓深懼時人之議已及左相白他事誤認以斥已遂走出闕門脫棄袍帽索馬甚急馳歸其家下吏莫不恠之罷對之後始知其由一世傳笑○行晝夕講○丙申 上行夜對以日熱 命進定晝講時刻於辰正為例○丁酉上行召對時吏曹判書趙顯命聞有 嚴教入城胥命于金吾門外脫帽席藁終日露伏 上促令入聽面諭至四五終不承命 上下教切責特罷其職命禁府拿問從日前左右相之請拿也其翌日判義禁金取魯奏曰冢宰大臣之亞也買誼以束縛係紕非待大臣之道重臣辭職至於拿處恐未得宜後五日始 命放送○戊戌行晝講夕講○都承旨洪景輔上疏論復謚事曰近日



朝廷以復謚事作一大爭端臣之所憂不在於是而在於 聖志之不誠 殿  
下如以兩臣為忠則當其復官之時即復謚可也如不以為忠則不可以官爵  
之已復而并復其不當復之謚也忠與不忠自有定質八年之間曾無加損而  
初何為而只復其官又何為而并復其謚當已酉處分之時 殿下之所以商  
量於官謚復不復之分數者若只出於鎮定彼此而初非一定之案則是欺當  
日之諸臣也不誠孰甚焉及今日復謚之時又以為既許復官亦多濫謚何必  
持難於節目間事云爾則是不過勉副一邊之心而於復之者不足為幸也亦  
不免不誠也 殿下操一世與奪之柄任百代是非之責忠則曰忠非忠則曰  
非忠可復則復不可復則不復惟當深究義理明定處分而不此之為乃反前  
後撓奪左右牽掣徒見其苟且彌縫之歸未聞有灑落光明之美噫 殿下如  
此則大臣之不記前議兩下為說又何怪也臣於己酉一疏歷論前後處分之  
不誠而 殿下責之以不信君父其後八年之久持之如金石臣誠仰 聖志  
之堅定而愧愚臣之過慮矣豈料今日復有此紛紜也 批曰前後處分意俱  
在也雖然所勉是矣當加勉焉○諫院申前啓 不允○己亥以宋真明為吏  
曹判書李瑜為刑曹判書○平安道義州民家火六人燒死博川郡又火延燒



一里灰燼頽壓者一百三十三家而二人燒死牛馬鷄犬皆爛斃令本道顧恤  
○庚子 上行召對檢討官趙明謙言柳儼雖不以學問自處行檢過人事親  
至孝而李碩臣乃以戊申亂離棄其母妻為言宜儼之不欲仕也 上曰柳儼  
守正之人故見嫉於人史臣曰柳儼洪陽之事萬口皆傳而明謙忍能對君父  
為此言乎蓋利之所在不暇顧也○正言洪重一上疏略曰近以復謚事朝象  
紛鬧止泊無期噫茲事是非 殿下所以劈析裁量作為定案可謂煞費心力  
明示弦韋矣八年于茲朝廷之上爭端稍息搢紳之間禍心稍平亦可謂食其  
效矣今忽一朝撓奪容易變改 殿下每以作為機關為責相臣又以憾我  
聖心為罪臣未知今日之機關啓之者誰也忽地發端撓我金石之 聖心者  
啓之乎隨事應變略陳素秉之言議者啓之乎兩臣者三變之說非今日初為  
而 殿下所以處此三變之說者曾於右相重宰之言嘉納之矣又於己酉處  
分時只許復官不復其謚可見 聖心之明立界限而今日所爭亦非別事似  
伏聞筵教以尹淳之言為是則何獨於沈錐之推演為說旨同而語詳者譴罰  
之驟加而首事起鬧之相臣則猶恐其或傷甘心樂禍之臺臣則未嘗有薄罰  
處分之顛倒殆甚於銷刻扶抑之偏係不啻若淵膝若是而定國是服人心非



臣之攸聞也相臣又以沈錕疏中兩人一句語為貌從心違之案而 殿下深納其言為錕之罪相臣前日之劄混舉名在丹書之人謂之以諸大臣而獨於錕以稱兩人聲罪果可成說乎 批曰下教之後此非若是務勝者沈錕以復官大臣只稱兩人大臣所達烏可已也扶沈錕譏大臣此何道理翌日左議政金在魯上劄對辨曰苟 聖明真以復謚為當然則亦宜明言復謚之所以當然使一世咸知 聖意素定爭鬪者庶幾帖息而今乃不然姑欲以兩可之說糊塗而彌縫之致令義理無所歸宿層生之論無所顧沮求以息鬪而適以召鬪臣愚竊恐 殿下枉費經營之力而終無鎮定之效也臣之以此受困於人凡幾度矣至於今日臺疏首尾操切專在於臣責臣以首事起鬪譏 聖上以猶恐或傷隱然有請罪之意又摘臣劄中諸大臣三字為臣之罪尤不滿一哂也 批曰此非角勝大臣乃角勝君父也頃者下教可謂洞諭為今之臣其當凜然何敢若是雖欲務勝其君在焉敢快意○辛丑 上行召對講綱目至牛李分黨事 上多慨歎朝象之教侍讀官吳彥曾言若有牛李黨則當兩黜之近來李光躋李光運朴弼載李台徵之互加處分誠好矣 上喜之○壬寅上引見大臣備堂右議政宋寅明言近日彼此紛紜朝象不佳宜加鎮定 上

丙辰

卷之四十一

二十六



嚴責廷臣之更提往事至曰以君父置之非忠非逆之間故致有戊申之變朝臣之樂為提起者抑何心也外人若見近日事謂予以扶予之故以彼為忠臣云爾則將何如也○癸卯以具宅奎為東萊府使○甲辰洪重一又陳疏自辨曰若如大臣之言而為循例應行之事則復官八年之間大臣何無一言之及此而忽地發端於今日耶此臣所以直寫實際深慨其起鬧宜大臣之有所自省而反以首尾操切角勝乃已等語脅持言者義勝之論何費角力着題之語安有操切而過費辭氣乃至於此臣竊為大臣惜之 上下諭曰為今日臣者聞懇惻之教若是斷斷此何分義 命遞重一職還給其疏○大司諫李壽沆上疏言今此復謚無怪乎言者之有言復官之時既不並復其謚使在廷臣僚知官謚界限之有定頃者筵席之允從既出倉卒 聖批濫謚之引諭亦涉彌縫惟彼洪重一既處諫職敷陳所見有何不可相臣之對章出而 聖批嚴截則重一又陳疏自伸勢不獲已今臣之言非為一諫臣也自有復謚以來朝著更無彌縫之期時象復有層激之慮 聖上十餘年至誠所成就者忽然壞了於此况急於伐異者至以鏡夢心法等語作為脅持之資此亦 聖上所當加意也 批曰半夜下教之後諸臣之乃敢若是豈特曰斷斷處分亦是末勘矣



○乙巳 上行晝夕講○丙午左議政金在魯因洪重一再疏及李壽沆之疏  
又上劄言 聖上已酉處分出於假借方便而不免於半上落下斑駁苟簡所  
以到今為一隊人所執言者也正宜深追前日之失着明言今舉之當然使紛  
紜者底定而顧乃過自分疏以折其心徒下不忍聞之 嚴教欲以強沮其口  
此則諫長之所憂臣亦憂之而特所從憂者各異耳已酉以後臣及諸臣仰陳  
既復官不復謚之不成義理者非一非再則諫疏所謂何無一言者其亦爽矣  
上優批之○以趙錫命為承旨金宗台為正言金取魯為左賓客宋真明為右  
賓客吳瑗為承文副提調○上行晝講講詩臣工章 上因文義下諭申飭課  
農之政命諸道守令雖值豐年亦恤飢民知經筵金取魯曰古則守令得人故  
雖當乙丙之凶荒亦或捐廩活民不煩請於朝家矣 上曰近有荒災輒責賑  
資於朝家任以芻牧其意安在今之方伯古之諸侯諸侯之任民者豈煩於天  
子乎特進官李普赫曰海西一路民多疊役谷山砲保不徵綿布而徵紬一疋  
匪費錢不下九百逃者相續徵及隣族臣之在任論報道臣至於狀請而訓局  
托以旗幟措備防塞不許然旗幟多用綠緞用紬者少宜即變通矣 上從之  
仍 下教曰侍從自外還則每以民弊仰達而其他守令既無奏達之路小民



疾苦何以盡知俄者仁平若非勲臣豈有所奏蓋法從名官所言輒施至如輪對蔭官之言輕者非徒不施或請推考且遠地至殘之縣皆差鄉人近邑稍腴必擇京華文蔭備局又隨其人地而從違其請如是之際民受其弊哀我遠氓抑獨何罪自今差守令更勿如是○漢城府啓言北嶽即都城主脉無賴之輩潛取山石積置放賣該部官及監役請拿問上從之○上行夕講講載見章命飭祭享犧牲上曰古人於清廟之祀有聿受多祉之休事先之節何可以受報為心而誠以不能致精則無以望其歆格故耳夫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予既不能自盡何可責諸臣每慮不能致精此心常凜然以此申飭獻官郊壇祀事如以年老者差送則獻官與耳目之官隨即刺舉永禧殿雖與太廟有間奉安辟容事體甚重正二品擇差曾已下教而若親祭以從一品差定且教曰今因講章有所感焉以潛有多魚觀之今日民生如水清無大魚矣以有來雖雖觀之可為朝臣二字符矣仍嚴責近日朝臣之紛紜曰聞予筮教之後彼此宜不敢以往事務勝三尺在焉當隨其扶抑者而施之耳○丁未獻納徐命珩上疏以朴琰停李麟至之啓請琰削職麟至極邊定配又言沈錕輩以復謚事相繼投疏視若立節必欲血戰公議角勝君父而後已朴弼載之疏



為錐分疏演出註脚洪重一上以恐動天聽下以鉗制臺議臣謂徑先停啓之  
李壽沆角勝 聖旨之洪重一並宜斥黜 批曰李麟至業已量處末端事彼  
此若是務勝事體寒心斥人角勝而自不覺其共套况君臣之間角勝等語非  
在下者所可輕先下筆者命珩引避玉堂沈星鎮處置遞之○上引見大臣備  
堂右議政宋寅明言戊申以前人心世道殆無餘地而果生逆變近日漸有可  
憂之端百隸怠官朝象乖裂人妖物怪間復兆現昨日畿伯得一匿名書臣使  
即燒之耳 上曰已酉處分時聯劄既已區別則何如是紛紛乎夫朝廷國之  
元氣元氣如此變怪之出業已料矣寅明又勉以凡事循理順處物各付物毋  
至過費辭氣且言復謚事臣適濶略而若是大關係處豈不言之 聖上每以  
為追奪兩人中亦當有弦韋而此則不可輕議 上以為然且曰戊申事他人  
以為於我何關而予則至今心痛每聞往事不覺憾憾矣判尹李廷濟言京城  
四山松蟲甚熾宜發軍捕拾 上曰即今朝廷元氣乖和蟲災之出亦無足怪  
予當自勉於修省之道卿等亦力扶元氣使和氣及於山川草木則此乃根本  
之政也黨論之蝕國脉甚於松蟲矣寅明曰我國以士大夫立國末流之弊各  
成朋黨實難處矣 上曰漢唐以閹豎藩鎮亡而我國必以士大夫亡矣寅明



言自 上益以大公至正之道鎮服廷臣 上曰此亦難矣君父少加裁抑則  
輒驅之罔測之科沈錐䟽語過中非予所期故子有處分則諫啓中鏡夢心法  
誠為可恠薇垣長之停啓誠是而徐命珩乃謂角勝君父角勝等語何可用於  
君父尤為非矣○已酉 上行書講時文科一榜不叅於藝文館揀擇之會大  
臣白之 上責以新進慢蹇檢閱李成中以虧壞古規自劾陳䟽○以鄭彥燮  
為承旨吳命新為大司諫沈星鎮為獻納尹得徵為持平李重庚為正言○庚  
戌 上幸春塘臺試才時文武新恩遊街者祇迎於道 命成班前導諸承旨  
請寢 不從大臣宋寅明副修撰李周鎮上劄規戒大臣徐命均金在魯亦言  
其近於翫娛 上曰此是慶科故耳翌日 命依戊申例取二矢以上賜第試  
畢還慶德宮○壬子以李德壽為吏曹叅判徐宗玉為副提學朴師益為左叅  
贊南泰良為校理俞景基為副修撰南泰温為獻納李鼎輔為正言李周鎮為  
吏曹正郎○甲寅大臣備堂請對引見左議政金在魯奏畿營所得匿名書乃  
鳳山狂人姜文泰所為語同狂譎不足驚動文泰以此書付諸撥將次傳至高  
陽自畿營已捉致文泰渠即自服宜還付海西道臣使之嚴刑重勘 上從之  
在魯因言李緯金鎮商有恬退之操宜加獎擢 上曰擢用勤恪者乃是實事



樊進恬退終近文具李緯身雖退而主張時議甚不可在魯力卞而不能解在魯又言洪鳳祚徐命珩洪龍祚韓德全李亮臣皆可用之人而自 上每靳黠甚可惜 上不為開納在魯又言星州牧使李誠濟在任夕食猝死其妻以銀匙試於口色變以謗書呈于兼官方囚監嘗之吏毒殺命吏關係非常請遣御史按覈 上從之以趙榮國為按覈御史後果得衙奴官婢及邑校裴俊九置毒狀並置法濟州民金夏昂願納私馬二百匹牧使金倣啓聞之在魯請受曰今若却之恐孤遠人之誠 上命分給禁軍訓營御營軍○乙卯夕大雷雨○憲府申前啓 不允○丙辰 上行召對叅贊官徐宗王因講韓愈鹽鐵論奏曰我朝壬辰以後公私赤立諸臣多言鹽鐵之利而 宣廟終不許矣向自辛壬凶歉鹽鐵之議復起嶺南湖南海西皆煮鹽其時臣位卑不能言矣檢討官趙明謙曰唐之鹽鐵意在利國我國鹽鐵意在利民也叅贊官鄭彥燮亦曰民怨興否惟在榦事者何如耳宗王曰臣之竊憂在於他日利歸於國則害必在民故耳 上曰意在權則非意在民則是此在得人向來予恃靈城而任之然後之人君若不得靈城則必將有害矣宗王講至諸道常貢之外無得進奉之語奏曰耽羅民之私獻馬匹大臣請受即非軍興終甚無名人君之一舉措為



後世法恐啓奸民私獻之路 上曰當問大臣而處之後金在魯奏曰名雖私  
馬乃是齷草飲水自生自長於王土者朝家直取之亦可因獻而受何害之有  
上曰獻雖可尚受則無名曉諭以遣令勿受○丁巳行召對○戊午正言李鼎  
輔疏請前大司諫李壽沆罷職不叙且言東萊府使具宅奎本以鏡夢血黨見  
枳自中屢典雄邑全無治績不可不改正 上答以下教之後若是務勝此何  
分義具宅奎為郡治績業已知之往者互相過激者遽加此目則其不入者幾  
人耶○上引見大臣備堂左議政金在魯言及此年豐宜以空名帖貿穀為備  
荒之資 允之 上曰萊府邊門重鎮不宜久曠具宅奎既遭臺言許速可也  
寅明曰臺言之斥宅奎以鏡夢血黨者極寃矣宅奎少時言議固多疵累臣亦  
不取而吏才過人故以不棄尺朽之意敢薦望矣 上曰往時事予嘗非之書  
狀時見之果魁偉莅郡皆善治云矣在魯曰宅奎前頗右袒凶論至以按獄大  
臣為緩獄云矣 上曰駁崔錫恒矣寅明曰其言議如此故於清望臣亦枳之  
謂以鏡夢血黨則殊曖昧矣 上曰然關防為重今姑許遞○上命建孝寧大  
君祠以揚清節○以柳綈為承旨鄭亨益為右叅贊沈星鎮為副校理閔亨洙  
為大司諫趙虎臣為北兵使以中批除具宅奎為判決事○上行晝夕講因文



義 下教曰守成之君若思其先王則寧有桀紂幽厲而世祿之臣若念乃祖  
乃父則豈可死黨忘國乎予謂調劑廷臣然後有歸拜之顏廷臣之一門戈戟  
者入其先廟則當作何顏乎○己未以吳命瑞為東萊府使○上行晝夕講  
命專經文臣韓時泰入侍試講○右議政宋寅明以李昂輔疏語陳疏引嫌且  
言具宅奎之陞擢殆近務勝非所以待言官不可為法於後世 批曰具宅奎  
事朝廷惟才是用何拘時象乎○庚申 上行晝夕講 命專經文臣安正仁  
入侍試講○公洪道幼學林柱屋等疏辨兩先正被誣於李麟至狀仍請暇食  
文廟 上例批不許○判尹李廷濟陳疏請捕四山松蟲又言都民坊役偏苦  
請自重宰家出一丁以均其役 批曰捕蟲徒貽弊端勿侵窮民均役事依所  
請○辛酉 上行晝講召繡衣抄啓人鄭履倫面授封書使暗行廉問○教曰  
朝廷者四方之表準朝廷正然後民心可正朝廷協然後國事可做顧今朝廷  
正乎否乎朝象協乎否乎略舉其甚者紀綱所墜專由違牌備局諸宰居家便  
已至於時象不顧分義務勝為事是誰之咎即予之過先自飭勉其令廟堂痛  
革此習○壬戌大司諫閔亨洙上疏言臣一段苦衷自附於倫常之重義理之  
嚴使臣言於今日亦不過此一說 批以喜事舊習遞其職蓋亨洙嘗疏攻奉



朝賀李光佐故所言如是光佐遂出江郊 上遣史官偕來○以沈星鎮為獻  
納金尚翼為大司諫李益炆為持平韓師得為承旨楊口縣監李景琦以善賑  
加資○大司諫金尚翼上疏略曰 殿下之屢撓國是不免前後二截彼若復  
謚之不足而復有所欲為則亦安保其不撓乎 殿下之或扶或抑終不免倚  
着一邊彼若論沈錕之不足而又驅半廷諸臣於鏡夢心法則亦安保 殿下  
之不疑乎 批曰茲事本非撓又何撓焉其無疑亦何疑乎初入薇垣之長其  
猶若此他尚何諭○上引見大臣備堂右議政宋寅明日達城府院君家今無  
着帽者 坤殿私親不免饑寒徐仁修項以監造勞當陞六而 特命姑寢今  
茲大政許陞六俾養府夫人左議政金在魯曰此乃羣下所共訟者 上曰渠  
家若能僅支則為官何益然國家用之則何敢以父兄之故不仕乎予不欲逐  
窠而塞之也叅奉則因豐陵奏謝恩而即遞監造官則至再始行公科舉亦不  
赴此予之苦心也俄者薇垣長疏亦言予前後撓攘而予於當守處則守之矣  
在魯曰既以監造竣事則行賞何可獨寢也 上曰大臣言如此徐仁修令吏  
曹收擬寅明又請擇差童蒙教官 上從之又言尹淳之言非出黨論而一邊  
過疑 上曰尹淳決去則過而所守不非矣寅明又奏言貢人之當受錢六百



者給米一斛而米賤如土一斛折錢不滿二百請取關西錢十萬緡以紓貢民之急江西等五邑素無儲穀山邑之穀亦難運致以海西支勅餘米十萬石劃給則都下無錢荒之弊而貢民可支海穀無紅腐之歎而關儲可積 上問諸大臣卿宰金在魯言後將難繼十萬太多宜斟酌取用 上曰關西置錢不過浮費耳都民專賴貢市錢荒難支誠非細憂卿之所達深知其源從便弛張其令小民蒙惠○六月朔甲子行乙卯十二月都政於是日因銓官有故也將開政 上召見吏曹判書宋真明兵曹判書趙尚綱及吏兵房承旨面飭○以李真望為 世子賓客鄭壽期為大司憲尹光毅為正言沈星鎮為吏曹佐郎李光溥為司諫柳時模為執義趙明澤為應教沈星鎮為副應教尹光莘為公洪道兵使趙國彬為公洪道水使○江春道寧越幼學朴賢齊等上䟽言故處士金時習佯狂為僧浮游不返處士南孝溫上書請復 昭陵不報沒身不赴舉燕山戮其尸直提學元昊杜門謝客坐必向 魯陵校理權節佯狂不仕以死處士趙旅嘗游太學揖諸生歸終身不出正言李孟專托以兩目不見物不出戶三十年以死處士鄭保聞六臣之死出涕幾為權臣誣誅 世祖聞其為鄭夢周孫特減死處士成聃壽除官不拜隱於漁釣後 先王追嘉此八賢之節



或贈官或賜謚 旌間顯褒之道實與六臣無間而獨不得俎豆於 寢園之側故臣等已營數畝之宮序八人之位矣乞 賜二字恩額 上答以下詢處之○乙丑以李宗延為正言朴師益為禮曹判書俞拓基為藝文提學沈宅賢為左叅贊曹命教為大司諫南泰溫為執義李廣道為司諫尹得徵為獻納李鳳齡為掌令李觀厚為持平許晶為公洪道水使申漫為全光道水使李亮臣為北評事是政多有人言而臺閣新通尤甚猥雜國子分館直通持憲登第二朔遽擬納言苟其附已不問政格故李觀厚亦於此政新通釀出變恠宋翼輝真明之從子也瀛錄當前必欲陞六品而非春坊不得擬相避故屢以司書趙鎮世外擬作窠欲以翼輝首擬人有移書挽止者竟不果○丙寅 上行朝講始講周易王堂不能解文義 上問河圖變為八卦之理而俱謝不知乃薦洪尚賓李春躋講經登第宜知易請使出入經筵史臣曰夫易理深奧非口讀治經者所能知而名為儒臣不能解經乃薦人以責啓沃耶領事宋寅明奏言定配罪人有遭父母喪者宜許歸葬 上曰王者以孝治國何可不許乎罪人即朴景淳李鳳祥也持平李觀厚申前啓 不允○上行晝夕講以弘文錄遷就特罷修撰趙明謙職副提學徐宗王救解寢之時將行弘園時輩以利啗明謙



與同事快所欲明謙肯諾宋真明使李周鎮規明謙無他意遂通銓郎望及翌  
日行圈明謙粹生異議日晏不決上連促之問其狀切責明謙曰必為人所  
動罷其職宗王救之事得已蓋明謙之計欲騙銓官以竊郎選敗私圈以悅已  
黨人皆唾嗤史臣曰瀛錄乃公選之地天郎非市賣之物而欲誘明謙以濟私  
於瀛錄用心已誤宜其見賣何責乎明謙朝象時風如此是可傷也○丁卯憲  
府持平李申前啓又啓江東縣監安聖時公務專委其弟詞訟惟視賂物稱以  
營建門樓自作勸善文多聚鄉品錢請罷職諫院正言李宗延申前啓又啓宣川府  
使閔昌基曾任閩任既被濫殺之彈及莅東邑又多剝民之誚請罷職不叙訓  
鍊正即武弁堂下極選而新除金樞既無名稱且淺履歷請改差并 不允○  
戊辰 上引見大臣備堂右議政宋寅明言備局副提調所以儲養才望金尚  
星金若魯閔亨洙徐宗王鄭羽良皆其人願 上留意左議政金在魯請嚴禁  
關東私商之潛斫木者 上曰都下所須私家板材及家材皆賴木商不可一  
切禁止如有挾公濫雜之弊使本道狀聞論罪持平李觀厚申前啓 不允謹  
按籌司副堂乃是極選有關則大臣相議差出而率不過一人寅明之屈指歷  
數有若市恩延譽者然失大臣體矣○以俞拓基為副提學趙明澤為副應教



俞取基為校理鄭亨復為修撰趙顯命為同經筵○己巳以沈星鎮為副應教

吳彥胄為副校理申宅夏為校理趙明謙為修撰趙顯命為右副賓客○憲府

持平李申前啓 不允又啓堂下官乘轎人黃山察訪金光岳敬差官韓時泰

請并拿問 依允○壬申憲府鳳齡申前啓又啓尹學輔金光國俱以寒微

猥被槐院 慶基殿察奉李德鳳以酒妄無拘檢并宜汰之并 不允末端事

依允○癸酉以金始煥為大司諫李周鎮為副應教沈星鎮為校理趙明謙為

副修撰○上引見大臣備堂時久旱得雨大臣前賀 下諭勸農事修堤堰以

日熱遣承旨釋輕囚初武人李讓言安興鎮海口築堤障水可免漕船臭載而

浦邊泥生處亦可作水田豐陵府院君趙文命信之力主其議以讓為安興僉

使往董其事五六載績不成而宋真明猶保以為可成朴文秀李宗城承 命

往審而極言其不可成雖成亦無利於國至是讓以私用軍餉被拿右相宋寅

明言宜過決亟停毋損國體諸臣議人人各殊豐原君趙顯命上疏請往審以

決之以讓為編裨將往已而顯命遭喪胤命事遂不行讓避嫌諱改喜報人本

誕妄敢為大言以欺 君上役久不就國言藉藉初既居下考遽又以不法為

御史所劾而役自罷朝廷作事不審勞民費財貽笑四方雖誅議者顧何補哉



○甲戌引見輪對官○憲府申前啓 不允○行召對○乙亥以朴弼均為副

修撰趙尚命為修撰林柱國為承旨擢李周鎮為承旨○諫院正言李宗延申前啓

不允又啓坐職廢錮者勿復擬字牧之望訓鍊正金樞衰老憤憤宜改差 答

曰上端事太過非開自新之道金樞事 依允○丙子憲府持平李觀厚申前啓又

啓堤川縣監朴弼重曾任畿邑專事貪虐龍安縣監金啓白孱劣鄙瑣請并罷

職并 不允○丁丑以趙錫命為大司諫趙明澤為執義尹得載為正言趙明

翼為都承旨○上行召對 命承旨李周鎮往諭于奉朝賀李先佐時光佐又

陳辭䟽 上賜批仍曰䟽批之外別有下教書一通持往示之若曰當初特許

休致之請者苦心在矣李奉朝賀與閔奉朝賀實為一世之領袖予所謂領袖

者非謂時象以其地望也向來帳殿言俱過激不相解釋承宣之先卿亦嘗慨

恨豐陵亦謂兩奉朝在京然後可以依賴今李奉朝賀獨不在京予之苦心顧

何安哉善為傳諭期於入來周鎮還奏先佐以既退之身不可復入陳辭云○

戊寅 上行夜對以畢講綱目 命賜醞諸臣○己卯憲府申前啓 不允○

上行召對○庚辰黃海道康翎縣私奴李者斤老味產一女無兩臂肩胛如削

道臣以聞○持平李觀厚陳䟽政院退却其略曰臣聞國之有紀綱猶人之有



血脉方其紀綱之立也君能策勵其臣而不敢避湯火之難下亦嚴畏其上而不敢萌誹訕之志及夫紀綱之壞也君不能使其臣而慢蹇之習日長下或有訕其上而叱嗟之聲四起噫今日之紀綱可謂無餘地矣門蔭子弟席勢驕橫蔑視朝廷至於趙景彬而極矣微末蔭官狎侮當國大臣合千古小人之目筆之於書播人耳目以為年輩相等地閥相齊吾雖侮辱其人誰敢我何舉朝噤默無一人論其罪致令受侮大臣躬犯手勢陳劄引律大體虧傷臣竊惜之銓衡重地固難其人頃者趙顯命之除拜也萬口一談皆以為此人秉銓庶可以恢公道而抑倖門也 殿下擢置此任誠可謂得其人矣重臣之抵死牢避是誠何心人或謂爵祿可辭此人有之臣以為不然也既不能奉身長往又不能杜門自廢諒不過用捨之際謗嘖四至辭而避之顯命處地自別苟利於國違恤其身流俗習氣亦未擺脫以顯命之苦心向國猶尚如此他又何說然而人君使臣亦當以禮進退決不可牛馬驅馳而拘繫重臣視若邊帥之不赴者顯命牢守前見自甘對吏上而失禮使之道下而增違傲之習臣於是亦不勝慨然也向者儒臣之違牌補外也皆與善地適中其願除目之下舉皆欣欣然自以為得計如鳥出籠如魚縱壑則臣又知 殿下處分只養其傲慢之氣也



殿下色辭之優容或不無啓寵納侮之患恩數之便蕃或不無過中失當之弊  
貴近新進窺測淺深而少弛其嚴畏恪謹之心綺紈子弟轉相倣效而漸長其  
驕蹇縱恣之習譬若人家豪奴悍僕目前粗可羈縻使喚他日之欺賣終無如  
之何矣觀厚者嶺南人奮武功臣全陽君益馭之養子也為人浮詐鄙癡不辭  
文字而為李周鎮狎客亦往來於閔鎮遠之門濫通持憲大政翌日益馭躬造  
銓長宋真明之門拜謝曰小人之子幸蒙公德得參臺選恩實罔極觀厚與其  
父書曰子之通清全出李君之力此恩何以報之聞者以為臺選羞污至此極  
矣至是陳䟽到政院周鎮見語逼趙宋尼而不呈觀厚本不文借述於裴胤命  
而䟽語陰凶誣悖文字多不道後事覺被鞫受刑○吏曹判書宋真明上䟽辭  
職其末曰忠義衛之闕內八番者以臣筵中句語為嫌至於空廳擅出云臣誠  
駭歎也伊日語次間偶及功臣子弟為衛漸歸鄉閭冒雜之類則墓所守直反  
不如名家庶孽差出之時云云在繳扇差備入直之類有何毫分開涉而乃敢  
臚列投牒直舉臣姓名略無顧憚法網體統殆無餘地批曰撕捱太過勿辭  
行公後因大臣言命拿囚忠義衛照律史臣曰我國搢紳之間庶隅太勝少  
有規警輒皆引義已是世道之憂而至於忠義者類極其微賤而敢以銓長過



去筮奏妄欲自處至於空廳擅出則重臣直當舉法論罪而今乃歎歎陳卞若與三司爭詰者然至於自引乞遞紀綱體統掃地盡矣○辛巳以趙顯命為禮曹判書李壽沆為戶曹參判徐宗玉為副提學崔奎泰為掌令李德重為正言李喆輔為副應教俞寂基為修撰洪廷命為持平○命開敦義門依丁亥年例也○命諸承旨持大典入侍都承旨趙明翼言監察即古殿中御史也大典載其職掌規察百司正風俗申冤抑禁濫偽其重若此而近日則不但不能於斯當祭享時亦不能整齊班行蓋由望輕而然也觀其先生案則古多名官之人今亦依古例間差名官則百僚必為之動色矣 上曰予嘗習知其弊而慨然者也令飭政曹○教曰近來朝臣偃便成習以鄉為家開政聯翩輒曰在鄉京華世族之類退步觀望不肖居京何以許身事君乎紀綱所在不無飭勵之道自今申嚴舊制侍從之臣雖遞職例付軍職及除拜若在鄉直捧禁推傳旨職在耳目者先遞職因禁推○壬午以金東弼為判義禁尹惠教為禮曹參判金尚星為承旨沈星鎮吳彥曾為校理○癸未 上引見大臣備堂右議政宋寅明曰曾聞 肅廟朝詢問吏才有以故相臣徐文重為對自禁府都事擢為清道郡守未久以尚州牧使登第終至大任人君用人間或有如此方可聳動人



才 上曰子亦聞之然 先朝灼知其可用故有格外之政予則知鑑不明奈  
何寅明言同堂兄弟並據重任吏判之欲解無怪矣在魯曰故相臣鄭太和為  
領相時其弟致和不入吏判望自 上察其由留領相筵中命他大臣退而擬  
進仍落點供職故相臣李觀命其弟為相時亦以吏判行兩都政矣右相與首  
相有間從兄弟與親兄弟有異朝家何可聽其引嫌耶寅明曰世道日漸危怕  
鄭太和時卓乎難及李觀命事亦過數十年矣 上曰國體既不可如是况有  
先朝故事乎寅明曰戊申以後各司官房差人之侵擾外邑者一並革罷而令  
自戶曹收捧甚盛德事也今見全光道臣所報則官差多有違禁下送者矣在  
魯曰此與盡罷折受歸諸地部者有異故寢而不行曾聞外邑民弊反有甚於  
差人時矣寅明曰臣忝輔相既不能恤民隱屢譴訂謨不過復送官差則何可  
使聞於人乎 上曰向於定式之時李匡德以為自 上快行此事有踰始望  
趙顯命帖子有曰至日先垂綽王心已可知蓋二人深知外民之苦官差故也  
子雖涼德豈顧差人輩命脉耶仍 命推治內司首倡送差者○甲申提管海  
陵君燿以跟隨見阻猝去近仗軍兵曹啓請推考 答曰兵曹提府均是宿衛  
命並推後因大臣奏 教曰既非屬司何可請推自今只請下吏推治則自上



當處分耳○先是領議政金在魯以為兵曹參議尹大英以曾前見駁於判決事者首擬以差請遞大英銓堂重推吏曹參判李德壽陳疏略曰日昨筵中大臣以尹大英移差騎省佐貳事請遞大英臣誠不勝矍然之至大英陞資之後遍擬諸司之佐貳臣於五年前舉擬於秋曹則此非突然創擬者趙佺所論多非實狀六年草土之餘迄無實職臣遂舉擬大臣以此為非近來用人勿論文蔭若有定數只於其中循環備擬乃臣愚性頗喜甄拔幽滯固宜不合時規而至如大英若必待時彥盡用之後則此等人惟有老死而已寧有檢擬之日設令臣之所為出於人望之外何至劾其人不足斷斷於臣乃至此哉仍辭職批曰勿辭參議鄭羽良以與聞引嫌陳疏賜劄批○乙酉以沈星鎮為副應教朴弼載為副修撰李重庚為獻納李顯望為正言○弘文錄圈點取二十六人初趙明謙既被責教或恐忤旨見踈徐宗玉等又誘脅之於是四人復會圈錄人皆駭之所取之多前所未有史臣曰是錄不叶人望如鄭益河曾任忠原貪污狼藉又讒逐吳命恒為趙文命所枳而其姪彥胄恬然與圈能不泚額乎如李壽海之疏攻徐命均出補鏡城肆行不法沉惑逆歲之寵妓北人以為笑囹而兩人俱汚瀛選物議譁然○丙戌永寧殿墻外大松為風雨所顛聲聞



殿內 命行慰安祭○上行召對以趙明謙復入完錄面加獎諭 命召還補外諸儒臣下番翰林以上番方在罪罷不得行園仰奏 命叙金時粲付職完圈○丁亥以金有慶為大司憲沈星鎮為執義尹敬龍為校理鄭亨復為修撰李益炆為正言長溪君棟為謝恩兼冬至正使○上行召對承旨金尚星言泰運方啓尤宜奮發砥礪無時暫弛 上曰予每當酷熱之日則輒思節屋之下而心無少弛一日闕講必蹶起曰奈何廢一日工哉然唐太宗之英明亦不免始勤終怠予當猛省尚星曰 殿下不免於貪多欲速之病而反有害於保蓄之道宜加意於不息之工 上曰凡人若懷自便之心則易至於逸心是猿意是馬弛則逸逸則流年前大誥亦有所諭不息不已之說好矣○戊子上引見大臣備堂左議政金在魯曰陳賀使先來軍官已來聞上勅使自中道枷桎以去將嚴勘云彼之處置得宜可謂有紀綱而此後通事輩亦當畏戢矣右議政宋寅明曰上勅既以受銀見露日後勅使輩庶可斂戢矣 上曰拿去上勅者必是副勅先送劉萬權訐告其受銀為先發之計也上勅若有所告則必勘副勅其初政已可觀矣在魯曰北評事李亮臣前後 嚴教非常惶感不敢束帶君臣猶父子子雖一時獲罪於父父何嘗終棄之乎寅明曰亮臣即臣從兄然



向日嚴教緣臣而發因從弟棄從兄臣豈非不安乎上曰其言李奉朝賀事可見其隘而滯矣若復用必復生事徒亂朝廷在魯曰向者嚴教亦且十年設令少時或隘者今當漸減况其本性無傷人害物之心真是祥和人也上曰副擬落點者蓋欲只用於此等處也分義道理何敢不赴從重推考催促發送又下教曰卿於閔亨洙事亦似偏矣以義理責人而當之者晏然則當為何如人耶卿之濶看似有查滓在魯曰閔亨洙本有氣故與李宗城相詰矣今則筵席和解後兩相消釋矣上曰左相則於閔亨洙疏過為濶看李奉朝賀則過為深看皆不及於予矣寅明曰為治之要無過於明刑賞以正人心修教化以勵風俗昨日召還補外諸儒臣此非言事獲罪者而至於李錫杓其疏雖多過處然言及上躬亦多言人所難而聖上一切容受薄施譴補此羣下之所共欽歎者也昔諸葛亮使人勤攻關夫人臣勸其君容直受言而已反不能則非上下交勉之意近來朝廷一有相規輒皆愠怒人亦以言為諱甚非美事臣以為自上虛受直言風勵一世則羣下亦必相讓相規變此俗習李錫杓一體內遷豈不有光於容直之德在魯曰臣頃以錫杓赴任屬耳姑違內遷俾習吏事今則久矣自古未嘗以臺諫之攻大臣而棄斥言者僚相引諸葛



亮事儘好矣。上曰：渠以年少新進，進言不諱，是矣。以已所不為之事，侵斥大臣，語多細瑣，論朝臣之言亦多混淪，此則非矣。故薄施譴補，而特命乘駟者，嘉其直陳也。不可久置外邑，即擬內職執義。沈星鎮申前啓：不允。○上行召對講五代史檢討官趙明謙，盛稱馮道以為非道，則五代之民肝腦塗地，蓋用何事？非君何使？非民之義自是。其時名人又曰：三黜無憾，非貪戀之人。上亦不能嚴斥承旨金應福，罷對脫帽投地，憤呼曰：馮道乃是名人耶？史臣曰：明謙此言足斷其心術，而敢以此言進於筵席，可謂小人之無忌憚矣。應福不能面斥於上前而退，有後言何也？然觀其舉措，亦可見其襟直矣。後上謂講官曰：馮道至為契丹太傅，其老於賣君，販國真逆賊也。聞者快之。○己丑，右議政宋寅明上劄略曰：前持平李觀厚疏到院，持去而以趙景彬事譏臣，以親犯手勢，虧傷大體。臣何敢幸其未徹，厭然冒具瞻之地乎？因念臺臣言事關係至重，政院宜無留滯畧刻而未知，何不入啓臺疏，何聞而來，何見而去？其在重臺體慮後弊之道，政院之臣亦宜飭勵。批曰：劄陳可謂得體，此等之說何足掛齒。承旨透差。○上行夜對，教曰：東國君臣皆當不忘忍痛含怨，迫不得已之心。今觀石敬瑭稱兒於契丹事，不勝駭痛，綱目此編勿講可也。講官金尚星曰：陰陽



剥始乃理之常而我國則寄命於彼人豈非可憂宜務自強之策尚上曰近日  
儒生之請從享者多提孝廟圖恢事甚非慎重之道矣○辛卯夜流星出北  
斗上入乾方狀如拳尾長二三尺色白俗謂下階此等之說

英宗至行純德英謨毅烈章義弘倫光仁敦禧體天建極聖功神化大成廣運  
開泰基永堯明舜哲乾健坤寧翼文宣武熙敬顯孝大王實錄卷之四十一



(B)  
732.55  
4724  
[v.25]  
no.31  
0230149

昭和七年二月二十日印刷  
昭和七年二月二十五日發行

(景李朝實錄太白山本)

京城帝國大學法文學部

京城府蓬萊町三丁目六十二・三番地

印刷所 朝鮮印刷株式會社



(B)  
732.55  
4724  
[v.25]  
no.31